



藝海珠塵

14
1627
24



門 4
號 1627
卷 24

藝海珠塵

史部奏議類

南匯 吳省蘭 泉之輯

奉賢 金祖錫 价藩校

東南防守利便

呂祉纂

祉字安老建州建陽人宋宣和初上舍
釋褐建炎中為右正言忤執政通判明
州歷兵部尚書督府參謀軍事往淮
西撫諭諸軍郵瓊叛降劉豫祉遇害

進狀

左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發遣建康軍府主管江南東路
安撫司公事臣呂祉狀臣建炎三年夏待罪右正言嘗
建議謂當以建康為根本淮甸為藩籬連接沿江措置

藝海珠塵

東南防守利便卷上

一

大華 25 10 30 恭

善、在、玉、匣
庶幾可以立國紹興元年冬待罪湖南提刑建議謂荆楚迺本朝上游宜於沿江措置使與吳會相接庶幾可以一統東南去年夏蒙恩除淮南宣撫使司參議具奏辭免謂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接如人之一身四體不備楊么在荆楚乃膏肓瘡痍他日恐資敵國宜亟掃除宿兵以固上游之勢冬蒙恩除知建康府赴內殿奏事又論今日之事謂當先定其規摹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說亦歸於沿江上下表裏之勢前後論奏副本具存然臣已見如是而已臣自到今任每與僚屬文學之士權略茲事取漢魏以來方策所載山川

險阻道里遠近軍馬屯戍之地爭戰勝敗之事哀集類次命本府通判吳若安撫司准備差遣陳克董其事作東南利害總論以襄陽江陵武昌九江皆建康上游也上下之勢要在相接作江流上下論北則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皆其表也表裏之勢又當如一作江淮表裏論今圖恢復必據要會以爲根本建康實中興根本之地作建康根本論誠以駐蹕建康則沿江戍守不可不備城池不可不修宮室不可不營郊廟不可不立河渠不可不議故自六朝建都以來沿江戍守城池宮室郊廟河渠事迹悉以類舉南北之事盡此矣臣愚謂今爲吾

南國之患者有三一曰金賊二曰偽齊三曰楊么皆吾
三敵也臣近探到東北調兵俱向陝西則窺吾四川矣
李成據襄陽陰遣人結楊么則扼吾荆楚矣宿亳修城
順昌聚糧近又城渦口乃是曹公伐吳入淮路此其計
不淺則又動搖吾淮甸矣當四川者吳玠關師古當荆
楚者王燮而已至於淮甸則未有當之者雖有當之者
又不可恃雖有可恃者又左右無援則是形勢間斷上
下無備表裏不一其何以立國臣請以三國之事驗之
魏有荀彧蜀有諸葛亮吳有魯肅皆一時之傑也荀彧
說曹操則曰先取河北南臨荆州諸葛亮說劉備則曰

跨有荆益保乎險阻者其意各在吞吳故不得不窺荆
州也至孫權都江左荆州乃其上游尤當力爭故魯肅
說之曰荆州與國鄰接據而有之天下可定及曹操破
荆州順江東下則遣周瑜逆擊劉備領荆州牧則命諸
葛瑾從備求之而又躬擐甲冑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
十年間以死拒戰而荆州要地卒為吳有魏不復南渡
蜀不敢東下者以不失上流之勢也及吳之衰晉圖平
之羊祜首建策謂必藉上流之勢若引梁益之兵水陸
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
竟並向秣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其後王濬唐

杉胡奮王戎輩并吞席卷順流長驚直造秣陵悉如枯
策而吳遂亡然則荊州豈可失也一失荊州江左難立
矣臣又以周唐之事驗之南唐雖跨據江左止能奄有
淮甸每冬淮水淺涸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吳廷紹以
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劉仁瞻上表固爭不勝及
周世宗圖淮甸諸將欲據險以邀周歸師宋齊丘曰如
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乃命諸將各自爲守
毋得擅出擊周師由是壽春之圍益急自劉仁瞻失守
之後周師乘勝水陸俱發唐之君臣無以爲計相視悲
泣始獻江北之地而江左有齒寒之憂矣及我藝祖受

禪再定淮甸江左之勢愈孤雖於沿江繕城壘聚甲兵
厚方物之貢以緩師遣匈奴之使以求援竟無益於救
敗而江南遂平然則淮甸豈可失也一失淮甸江左難
立矣故爲朝廷之計宜亟圖之不可以遣使待報之故
因循廢日以墮其計也今士氣未振難以議戰征但當
謹守封疆以戒不虞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九
江而下淮南諸郡如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等處各屯兵
馬西與四川形勢接聯使上下有備表裏如一庶幾可
與抗衡進可以禦敵退可以堅守雖未翦除凶逆混一
寰區而南北之勢成矣自魏而下定都江左其間有志

於中原者多矣時有所未可祇取禍敗者非止一事宋文帝元嘉中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計策迎合取寵獨沈慶之以爲不可時文帝以謂虜所恃者惟馬今下水浩汙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礮礮必走滑臺少戍守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卽成禽也初魏羣臣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出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暑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展至十月吾無憂矣王元謨圍滑臺初措畫乖繆衆心失望數月不下魏人晉遣人撫慰遂擁兵渡河衆號百萬鼙鼓之聲震動天

地元謨始懼走而魏師長驅宋人肝膽塗地矣此往事也可以爲輕舉之戒今僞齊不難平大梁不難復正恐禍根未除貽患在後耳兵家之勢先度彼己虜人深歸巢穴自河以北所至留一二酋領雜契丹九州人鈐制吾之赤子其強弱虛實不得知也而河之南付之僞齊使爲吾之敵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屯江左皆相去遠矣以臣觀之必得其強弱虛實而後可圖必於沿江一帶措置口口而移蹕向前然後可以係東南離散之心慰西北來蘇之望振作士氣以待天命其舉事也自非精銳之師直擣其心腹前者克勝後者相繼一

時過河使聲實兼舉則事未必濟而今日之勢似有未
可故翦除兇逆混一區宇臣謂其未能而南北之事臣
恐其當爲也臣聞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今北路未夷國
威未振中夜以思不寒而慄矧臣嘗蒙眷擢列諫省薦
歷外臺今又爲藩臣誓思所以圖報事係大體無以踰
此故數不量力論之所有吳若陳克所著南北事迹釐
爲三帙目之曰東南防守利便謹令繕寫隨狀進呈伏
惟睿旨俯垂省覽如合聖意乞早賜施行臣不勝昧死
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卷上

右迪功郎江南東路安撫使司準備差遣臣陳克
左宣教郎添差通判建康軍府提舉圩田臣吳若

東南利害總論

自古中興之業惟周宣王漢光武爲能恢復混一以還
祖宗之舊如先主之造蜀而天下因以三分晉元帝之
渡江四海一家裂爲南北其小大強弱若不相似然其
規摹之廣狹必素定焉如是而王如是而霸謀而行之
至於成功未聞依違於兩間徼倖於一切而能以有爲
也自金人作難中原蕩覆國家權時之宜狩于南土僞
豫小子僭據京縣此三分之時邪南北之勢邪明此則

藝海朱華

東南防守利便卷上

六

恢復混一可得而言矣夫廟堂之規摹其素定與否不可得而知也區區之見竊有感焉自建炎之初車駕幸淮三年夏幸臨安五月幸建康其年秋幸會稽後二年再幸臨安則是都邑之遷徙未聞有定居也中間嘗用留守之兵欲率勵羣盜復收趙魏幾何而輒罷又嘗以宰相都督諸軍議遣大將欲涉淮以趨宿泗俄而中輟又嘗令李橫牛皐破潁昌欲直擣汴京而亦卒無所成則是進取之前却未聞有定論也夫規摹不素定欲爲三分爲南北猶不可必況於恢復而混一乎爲今之計必先定都邑以固根本而後定進取以復境土規摹已

定斷之以不惑持之以不倦人旣信之天且助之夫豈有不成之功乎且周宣王之興實起於東都漢光武之烈實本於河內建康之形勢其地險於維揚而其勢便於會稽臨安是亦今之東都河內也誠建都於此以爲興王之基局而後按地形之表裏極江流之上下以謀進取可也且淮甸者江左之表也九江武昌江陵襄陽者建康之上游也孫氏不能舉淮南劉氏不能有荊州故卒與魏人三分而守之此無他時之不便故也及晉之東兼淮南并巴蜀包荆襄而家於建鄴南北之權均矣而亦不能有荊州滅劉氏以取京洛此無他德之不

修故也今誠能宿重兵於盱眙廣陵以瞰齊魯開外藩
於合淝壽春以躡陳許控帶九江武昌以奄有揚越鎮
撫荆南襄陽以應接川陝若然則地形之表裏并包爲
一江流之上下首尾相應進而可以口南北矣方且舉
賢用能信賞必罰勤政以厚其民節用以阜其財選將
以練其兵深謀蓄力與人待時順天之道乘敵之釁一
舉而清中原恢復混一尚庶幾及見之要在於規摹素
定而已凡建康之根本江淮之表裏江流之上下其詳
旣載之本篇又爲之圖以備朝廷之覽觀焉

建康根本論

臣聞帝王之開國啟土必觀天之道因地之利審人之
情於以經理四方而垂裕萬世豈徒然哉國家決策南
幸采羣臣之議以建康爲京都凡天之眷祐地之便利
人之攸賴盡在是矣昔秦始皇東巡經秣陵縣望氣者
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張紘亦說孫權地有王
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因徙治石頭改秣陵爲建鄴西
晉之末始改石頭爲建康起元帝迄陳區區強霸曾不
足以當此休應往者主上駐驛金陵天人之際於斯和
會是知符命所從來遠矣其開基傳祚豈有窮哉前所
謂觀天之道者此也建康在東南爲一都會控帶荆揚

引輸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其山川之雄盛原隰之
平衍食貨之富饒真足以容萬乘而供六師前所謂因
地之利者此也且時巡南國宜順人心作京宅土以塞
吳中父老望幸之意矧北土之民謳歌未改一聞法駕
臨江有以知聖神不忘中原之志延頸企足孰不俟戴
前所謂審人之情者此也夫天之所助地之所宜人之
所向王者合而昇平之期可必矣若乘此機會都於建
康則是興王之基已立改令更化練兵積粟以須天時
神州赤縣不難復也大計一定至於修城隍作宮室立
宗廟社稷增戍守畫封圻此有司之事稽之於古驗之

於今斟酌損益條具於後
歷代議遷都

吳孫皓還都武昌陸凱上疏曰武昌土地實危險而
堦坳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陸居則峻
危且童謠言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
不止武昌居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比死足
明天意知民所苦也

晉蘇峻平宗廟宮室並爲煨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
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王導曰建康
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

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懼非良計由是嶠等謀並不行

南齊蕭穎胄議遷都夏口柳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動搖人心不從俄而巴東之兵至峽口遷都之議遂息論者以爲見機

梁侯景卒梁元帝臨荆陝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鄴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歸都江陵云建鄴雖是舊都凋荒已極兼與北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

無所及帝無去意周洪正諫曰士大夫言惟聖所居本無定處若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謂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姓心不可不歸建鄴

南唐嗣主用唐鎬計遷都豫章改號南都然洪州乃藩鎮之地反爲王都官舍營壘十不容其一二自公卿下至軍士阜隸皆旦夕思歸

右南朝建都之地不過吳下建鄴豫章江陵武昌數處其強弱利害前世所論是非甚易明也吳孫策嘗以會稽爲根本及大帝崩立稍遷吳下京口其後嘗佳公安又嘗都武昌蓋往來其間因時制宜不得不

爾及江南已定遂還建鄴保有荆揚而與魏蜀抗衡其宏規遠略晉宋而下不能易也故孫皓舍建鄴而之武昌吳因以衰梁元帝舍建鄴而守江陵梁遂以亡李國主舍建鄴而遷洪府南唐終不能以立善哉王導之斷也折會稽豫章二論而綏輯舊都轉危爲安運亡爲存晉以永世導之力也夫古者建都啟土必謀之卜筮今都邑之議時有不同胡不觀之歷代之得失其爲卜筮亦大矣

修城隍

歷代城隍

都城

輿地志建鄴都城周二十里十九步本吳舊址吳都城賦云郭郭周匝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吳之城郭其可攷者大略如此建康實錄晉始繕苑城修六門卽吳舊城也江左所築但有宣陽門至成帝作新宮始修城開陵陽等五門與宣陽門爲六又云雖經五代門牆互有修改其實都城皆吳之舊址也

倉城

吳大帝三年使御史鄒儉監鑿城而南自秦淮北抵

藝海珠塵

東南防守利便卷上

七

倉城名運瀆按建康實錄宮城卽吳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此瀆通運於倉所時人亦呼爲倉城咸和中修苑城爲宮唯倉不毀故名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北

臺城

晉武帝七年作新宮輿地圖云卽臺城也在縣東北五里周八里

東府城

輿地志在縣東七里清溪橋臨淮水周三里九十步本琅邪舊第後爲會稽王道子領揚州刺史以爲治

所時人呼爲東府宋武帝領揚州因築城以居彭城王義康更開拓北墉峻西塹自後常爲宰相廨也齊高帝封齊王以東府爲齊宮城

西州城

卽古揚州城在上元縣西二里周迴三里輿地志云揚州廨王敦所創也石冰之亂焚燒府舍陳敏營孫氏故宮居之元帝初渡江卽敏府創今城其後會稽王道子領揚州而居東府故號此爲西州大明中以東府爲諸王邸西州爲丹陽

石頭城

藝海珠璣

東南防守利便卷上

七

吳志十六年孫權徙治建鄴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鄴

蘇峻據石頭城王師既集峻攻大業壘陶侃將救之周羨曰若救大業步兵不如峻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大業自解侃從之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

王敦舉兵明帝以溫嶠守石頭孫恩寇京口元顯守石頭桓溫西征朝廷空虛以劉波頭領五千人鎮石頭

自宋以後江邊有警必先據石頭以爲扞禦石頭圖經云在今上元縣西五里緣江圖云石頭城南抵淮

水當淮之口南開二門東一門吳大帝築以貯寶貨軍器有戍軍晉室中興常爲險要必守之地義熙中再修治自宋齊以來多以諸王鎮之陳大建中又加修築以貯軍食

越城

王含錢鳳等至于南岸夜遣段秀屯水北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

盧循至淮口令王仲德屯越城

崔慧景寇建鄴蕭懿入援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中鼓吹稱慶

圖經越王城在江寧縣南三里越絕書云范蠡築周
迴二里八十步又曹憲揚州記云越王所築昔勾踐
平吳之後伐楚乃築此城在秣陵長千里
右建康故城在上元縣東三國志孫權徙治建鄴明
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鄴輿地志云都城周二十里
一十九步本吳舊址蓋孫權雖城石頭以扼江陰然
其都邑則在建鄴故城歷代所謂都城者是也東晉
及宋齊梁陳因之雖時有改築而其經畫皆吳之舊
也諸葛亮論秣陵地形云鍾阜龍蟠石城虎踞則南
朝都邑襟抱左右槩可見矣晉宋以來面淮有朱雀

航宋文帝作玄武湖蓋傅會龍蟠虎踞而爲此名也
有曰臺城則宮省之所寓也有曰東府西州城則諸
王若宰相居之有曰倉城則儲蓄之所在也以宮室
記攷之皆在都城之內然舊城在北去秦淮五里故
淮上皆列浮航緩急則徹航爲之備吳緣淮立柵前
史所謂柵唐是也其江岸必爭之地則別築石頭城
常以腹心大臣鎮守其處及楊行密徙築今城則稍
遷近南夾淮帶江以盡地利然城之西隅據石頭岡
阜之脊以立城基又城之南與天禧寺相直卽昔人
所謂大長干是也其城基與長干山勢連接形勢如

此所謂與敵分險者也昔王僧辯屯石頭城侯安都
令軍人奉之投於女牆內衆隨而入國初曹彬之下
自京口襲之以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險峻故安都
江夏登長干北望金陵問其地曰伏龜按也督軍攻
之南城遂陷然則今之西北東南兩隅當隨地形高
下爲之措置且石頭城見有故基而越王城故基見
與長干相接皆憑高下瞰城內宜占形勝修築堡塢
令可用三五千人以備非常如披城下寨之類是也

溝池
秦淮

孫盛晉陽秋云淮水秦所開故謂之秦淮建康實錄
秦淮舊名龍藏浦其上有二源一發自華山經句容
縣南流一發自東廬山經溧水北流入江寧界二源
合于方山西注大江分派曲折不類人功疑非始皇
所開張紘云始皇東巡望氣者云金陵地有王者都
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接石頭城處今方山石滢橫瀆
是也南朝時淮水流經建康秣陵二縣之間至於石
頭入江吳時夾淮立柵十餘里梁天監中作兩重柵
皆施行馬又淮上自石頭至運麻總二十四渡皆浮
航往來唯大航用杜預河橋之法本吳時南淮大橋

也一名朱雀橋當朱雀門下度淮水王敦作逆温
嶠燒絕之是後以舶船爲浮橋復有驃騎航船行格
航丹陽城後航總四航遇警急卽徹航以爲備今秦
淮二源如古歷上元江寧縣界自建康城東北入城
中西入大江潮溝運瀆清溪

吳志令侍御史郗儉作運瀆地志云潮溝吳大帝所
作以引江湖在六門之西及今九州廟西瀆是也建
康錄吳赤烏四年詔鑿東渠名清溪通城北塹潮溝
以地志攷之古城西南行者是運瀆自歸善寺門前
東出青溪者名潮溝其實青溪引秦淮水運瀆引江

水皆灌注古城中曲折縈帶皆通城北塹轉入後湖
今運瀆已湮塞潮溝在上元縣西四里濶三丈深一
丈今青溪在縣東六里濶五丈深八尺歲久淺涸水
流斷絕續不復通城北塹也

右古城近北秦淮旣遠其漕運必資舟楫而濠塹亦
須水灌注故孫權時引秦淮爲運瀆以入倉城開潮
溝以引江水又開瀆以引後湖又鑿東渠名青溪皆
入城中由城北塹而入後湖此其大略也自楊行密
依淮爲城其城之東塹皆通淮水其西南邊江以爲
險然春夏積雨淮水泛溢城市皆被其害及盛冬水

泗河內往往乾淺議者以謂合於秦淮上下置閘遇
淮水暴漲卽閉上流令水自城外輪瀉入濠以殺水
勢如冬淺涸卽閉下流蓄水以養濠塹又城北面地
勢大段高峻其濠水不過數尺若據吳之舊開潮溝
以東引江水開青溪以西引秦淮縈繞城之北面入
於後湖則城北壕塹自然通快矣

戍守

歷代戍守

白下

上元縣西北一十四里輿地志齊武帝以其城依山帶江移琅邪郡居之

陳武帝與齊兵戰於幕府山命侯安都自白下橫擊

其屯大眇之

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於白下游奕以禦隋六合之

兵上元縣北一十五里

蔣山

宋武帝之入討隋師伐陳蘇峻內向皆先據蔣山贊

若弼至建鄴司馬涓進言與後主請北據蔣山南斷

淮水

龍尾蔣山青龍山之間

齊兵北渡蔣山侯安都與齊將戰于龍尾

覆舟山

藝海珠璣

東南防守利便卷上

七

蘇峻濟自橫江至陵口遂據蔣山之覆舟山下範之屯覆舟山西宋武帝艤軍於覆舟東張疑兵油帔冠諸木徧滿山谷帝先馳之將士殊死戰大敗楚兵

北郊壇元縣覆舟山南去縣十里

王師之禦王恭謝琰守北郊

盧循入寇劉欽宣守北郊

齊寇至幕府山陳高祖移頓郊壇北

藥園在北郊壇之西

宋武帝築藥園壘以拒盧循

幕府山元縣西北二十五里

徐嗣徽引齊兵營幕府山

齊兵至幕府山南陳武帝自覆舟東移斷郊壇北與

齊人對壘

西陵元縣東北一十五里吳大帝陵也

蘇峻至蔣山下壺戰于西陵敗績

白土岡元縣二十二里周迴一十里高十丈南至淮

賀若弼進軍鍾山魯廣達於白土岡與若弼旗鼓相

對隋軍還走

土山元縣東南三十里周迴四里高二十丈

石季龍將寇海道蔡謨所統七千人東至土山西至

齊每朱

東南防守利便卷上

大

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

羅落橋上元縣東北六十里有羅落浦今攝湖流入大江

宋武帝進至羅落橋斬皇甫敷

江乘漢武帝時江乘縣屬丹陽郡吳錄江乘屬建鄴太康地志亦屬建鄴東晉以江乘屬南琅邪郡南徐

記江乘縣西北有江乘今在上元縣西北一十七里

孫策渡江轉攻江乘

徐盛作疑城自石頭城至江乘 蔡謨鎮守八所自

土山至江乘

竹里在句容縣方輿記行者以其傾險號翻車峴

宋武帝舉兵至竹里

直瀆上元縣西北三十五里

直瀆山上元縣北四十里

蘇峻犯建鄴王佺期鄧嶽次直瀆

四望磯上元縣西北八里西臨大江南連石頭城

溫嶠討蘇峻於四望山築壘以逼石頭

新洲上元縣北五十里

宋武帝伐荻新洲 孫恩至新洲不敢進

白石上元縣北一十二里南徐記檐湖面北有蘇峻湖本名白石陂古白石壘也

陶侃討蘇峻諸將議於查浦築壘部將李根建議請

立白石壘曰查浦地下又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

藝海珠塵

東南防守利便卷上

亥

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從根謀夜修曉
訖賊見壘大驚

以上係上元縣界

查浦

江寧縣西南二里建康
實錄石頭南上一十里

陶侃屯查浦

李陽與蘇逸戰于查浦

盧循犯建鄴宋武帝柵石

頭斷查浦以拒之

新亭

圖經新亭鄉在江寧縣東南
四十五里吳錄南上一十里

楊佺期至石頭聞劉牢之領北府兵在新亭賊皆失

色乃回歸師屯于蔡洲

李居士屯新亭曹景宗馳

戰敗之 崔慧景兵至新亭石頭白頭兵皆潰 徐

道覆勸盧循焚舟自新亭步上

新林

江寧縣南
二十里

侯景圍臺城柳仲禮韋粲合軍屯新林

板橋

江寧縣南
三十里

晉師將至吳遣張悌屯板橋 梁武帝起兵令將軍

呂僧珍屯白板橋

江寧

縣西南
六十里

王敦蘇峻犯建鄴晉武帝梁武帝起兵皆屯江寧

慈湖

太平州界至建
康七十五里

齊每未甚

東南防守利便卷上

二

石季龍寇溧陽趙嗣屯慈湖 蘇峻敗司馬流於慈

湖

牛渚 太平州界至建康八十五里

吳孫瑜自溧陽移兵屯牛渚 孫直督牛渚作橫江塢 晉王渾周浚濟自牛渚破吳師於板橋 蘇峻自橫江登牛渚至蔣山

采石

侯景陷歷陽武帝問羊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

寢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茲必敗矣

隋軍濟江楚樊毅謂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各須銳卒數千金翅二百於江中上下防扞如其不然大事去矣

張公洲 縣西南五里周迴三里

梁書太清二年豫州刺史裴東之舟師次張公洲 陳霸先擊破侯璽于張公洲

蔡洲 江寧縣西新十一十二里周迴五十五里

陶侃温嶠討蘇峻直指石頭次于蔡洲 盧循大至 宋武帝曰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

藝海宋書

東南防守利便卷上

三

耳

茄子洲

江寧縣西十三里周迴四十一里

温嶠陶侃赴援侃泊茄子洲

郗鑿自廣陵來會于

茄子洲

倪塘

江寧縣東南五十五里

王含錢鳳逼建鄴帝夜募士渡水掩其不備大破含

軍含率餘黨於倪塘西置五城如却月勢

三山

江寧縣西南五十七里輿地志云吳舊津所也

王濬伐吳順流鼓棹直指三山

浏山

江寧縣西南七十里輿地志吳舊津所也內有小河可泊船商客多停此以避熱風故以名焉

北征記亦謂之栗洲洲上有小山其形似栗因名之

宋武帝義師討逆劉牢之為前鋒率北府文武屯洲

洲

以上係江寧縣界

江寧鎮

江寧縣西南六里事具在前

江寧鎮當太平入建康水陸之衝今但有鎮將去大

城岡馬家渡巡檢寨尚遠謂宜措置比之秣陵淳化

龍安事體最重

秣陵鎮

昔孫策渡江攻牛渚遂至秣陵時薛禮據秣陵笮融

藝每朱盡

東南防守利便卷上

三

屯縣南策以融險固去轉攻湖熟江乘徐嗣徽引齊
兵以攻秣陵故城跨淮立橋柵度兵齊兵自方山進
及倪塘吳孫皓時施坦眾萬餘人自秣陵將逼建鄴
諸葛覲迎擊坦於九里汀今秣陵之南也由此知秣
陵北抵句容南抵建康屯兵設備不可不密

淳化鎮

淳化鎮所以蔽遮句容縣而應接京口其名雖不見
於載籍而在今之形勢實爲衝要

龍安鎮

龍安之名不載於晉宋以來諸書然與真州宣化鎮

分江爲界自宣化鎮至盤城竹墩上下瓦梁乃泗州

之間道其斥堠戍守不可不嚴

下蜀鎮巡檢寨

句容縣至府一百五里

東陽巡檢寨

句容縣至府六十里

步巡檢寨

上元縣界至府四十里

靖安巡檢寨

上元縣界至府一十五里卽舊龍安

鎮自宣和中方改曰靖安置寨

大城岡巡檢寨

江寧縣界至府四十里

沿江巡檢皆是江流險要之地其土軍不過百十人
所管舟三五隻謂宜量地之宜修築城堡令可容三
二十人平居無事止令巡檢土軍時禦遇有緊急須
增兵馬爲備其舟船亦合計置增添古人論守江之
策不過岸上築塢水中浮船此今之先務也

右建康四境東鎮江府北真州六合縣西和州西南
太平州皆沿江要害之地也自南朝以來敵國若寇
盜出廣陵六合繇京口以逼建鄴則所備者白下蔣
山龍尾覆舟山白土岡北郊壇藥園幕府山羅落橋
江乘竹里今上元縣句容縣之境也若自上流或渡
歷陽而來則所備者石頭查浦新亭板橋江寧慈湖
牛渚采石今江寧縣太平州之境也若舟師浮江而
下則所備者直瀆新洲四望磯白石張公洲蔡洲茆
子洲倪塘三山洲洲今上元縣江寧縣之境也按今
之州縣四境參攷之諸書凡兵所從久與建鄴捍禦

之地則異時軍行頓宿與城守屯防可得而言矣且
晉之伐吳也王渾周浚自牛渚至板橋斬吳軍師張
悌王濬以舟師自三山至于石頭城則是兩軍水陸
並進皆趨建康之南面也宋武帝之討逆也起兵於
京口次於竹里斬吳甫之於江乘進至羅落橋斬皇
甫敷遂至覆舟山則是義師自南徐之東北歷句容
縣出於蔣山以攻建康之北面也隋之伐陳也賀若
弼自廣陵濟江攻下京口沿江諸戍分兵斷曲河之
衝而入韓擒虎濟自橫江分兵晨襲采石取之進拔
姑熟次于新林二將會兵南北道並進若弼敗陳師

於白土岡之東南遂薄都城韓擒虎自新林至于石
子岡繇朱雀航入南掖門則是一軍攻建康之東引
兵以據蔣山之南一軍攻建康之南乘勝以趨秦淮
之北也蘇峻自歷陽舉兵令韓晃入姑熟屠于湖戰
于慈湖峻濟自橫江登牛渚至蔣山戰于西陵遂破
青溪柵則是峻令別將攻慈湖以牽制江寧以南而
後取牛渚間追出蔣山北以瞰都城也推此則前世
敵之所必攻與我之所必守其險易遠近可坐而得
矣爲今之戍備其可不密乎然有所謂因敵之變以
爲緩急寇來則據險寇去則解嚴是也有所謂隨地

之形以爲輕重治軍旅於閒暇之時修壁壘爲長久
之計是也何謂因敵之變以爲緩急昔石季龍於青
州造船數百掠沿海諸縣朝廷以爲憂蔡謨遣徐元
等守中洲并設募取季龍舟船是時謨所統七千人
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
烽火接望三十餘處蓋季龍謀出海道則備建康京
口之東北如土山江乘此其津要也咸康中石季龍
寇歷陽王導都督諸軍事以禦之令趙嗣屯慈湖路
永戍牛渚邠鑿使陳光率衆以衛京師蓋季龍將橫
涉江則備建康之南如慈湖牛渚此其噤喉也盧循

至淮口琅邪王次中皇堂宋武帝次石頭梁王珍之屯南掖門劉欽宣屯北郊築查浦藥園建尉三壘以拒之蓋盧循已逼秦淮則備建康之西南且備建康之北如石頭南掖門北郊以據其便利如查浦藥園建尉以遏其奔衝者又何謂隨地之形以爲輕重自吳以來石頭南上至查浦查浦南上至新亭新亭南上至新林新林南上至板橋板橋南上至洲陸有城堠水有舟楫今欲備建康之南其措置之策莫先於此也韓晃築石頭五城修塢壁起建鄴抵京岷樓觀相望置館第數十餘石頭城穿井皆百尺造樓船皆三千

柁蘇海門大閱至申浦而還今備建康之北其施設之方莫先於此也雖然事有便於古而亦可施於今則如前所陳是矣事有宜於今而不必出於古請得而論之今建康四面如江寧秣陵淳化龍安諸鎮如下蜀東陽石靖安天城岡馬家渡網沙夾慈湖諸巡檢其名不皆見於地志而其事不盡傳於舊史然觀其形勝詢之父老其利害較然可曉議者謂諸鎮寨宜作城塹具艘艦增卒戍稽之於古驗之於今可依擬斟酌而行也雖然以道爲形勢者守四夷以人爲形勢者守四藩以地爲形勢者守四境苟經略無以

治外則雖有金城湯池不足以爲險也苟政事無以
得民則雖有壯埃巨屏不足以爲強也孟子曰地利
不如人和吳起亦云百姓安其田里親其有司則守
已固矣第著之末篇以待朝廷之選撰云

畫封圻

漢丹陽郡領宛陵於潛江乘春穀秣陵故鄣句容涇
丹陽石城姑熟陵陽蕪湖宣城丹陽永平臨城懷安
寧國安吳廣德晉太康中改永平曰永世分秣陵置
建康割宣城宛陵陵陽涇安吳廣德寧國春穀石城
臨城懷安十一縣屬宣城郡而更置于湖江寧二縣

安吳廣德 唐初改金陵爲白下延陵句容二縣屬
潤州丹陽溧水溧陽屬宣州

今建康四至八到

東至潤州一百八十里 西至和州烏江縣五十五
里 南至宣州寧國縣九十九里 北至真州六合
縣九十九里
東南到湖州安吉縣常州宜興縣兩縣爲界三百三
里 西南到太平州一百里 東北到潤州一百九
十九里 西北到真州宣化鎮四六里

領縣五

蘇海味區

東南防守利便卷上

三

上元 汀寧 句容 溧水 溧陽

東西二百三十五里 南北四百六十里

右漢元封時丹陽領縣十七及孫氏有國建鄴領縣十九晉太康中割縣十一入宣城郡唐初以東境屬潤州南境屬宣州蓋其江山形勝當天下多事則為帝王所都及夫削平之後必稍割邊縣以分其勢其措置不得不然也今建康提封不能數百里今京邑浩穰之置謂宜合并京口姑熟以為王畿升宣城池陽比之輔郡且京口在南朝號稱三鎮慶亭大業曲河長岡為國東門之限姑熟與建寧亭驛相望成蕪

湖備牛渚其事見於載籍者不一宣城據池陽徽之孔道池陽控帶上流晝夜分疆以屏王室擇守將屯重兵略如晉宋之舊比漢丹陽吳建鄴之邦未為過也

歷代宮室

太康三年地志吳太初宮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起也在縣東北三里晉建康宮城之西南晉元帝渡江鎮建鄴因吳舊都城修而居之以太初宮為府舍石冰之亂太初宮災燒殆盡陳敏平石冰因太初故基創造府舍元帝所居即敏所作

府舍帝領江左積十一年始卽帝位常居舊府明帝亦不改作至成帝始繕苑城地志云周八里孝武帝三年春二月作新宮尚書僕射謝安決意修定皆仰模元象體合辰極二月始工內外日役六千人秋七月新宮成內外殿大小三千五百間今宮城周迴四里四十五步上濶二丈下濶二丈四尺高二丈僞吳順義中築行宮在子城西偏

右吳太初宮方三百丈晉建康宮周八里今宮城之廣狹方晉則不足比吳則有餘其地北枕覆舟山蓋鍾山之麓也牛首在其前卽王導所謂天闕者是矣

左鍾阜右石頭龍蟠虎踞眞帝王之宅也故自來守臣以前朝故宮不敢正據面勢其府舍廳事在子城之西偏比年修行宮又失於攷訂改作豈至尊當陽之義耶昔汴京修大內旣成太祖居正殿令洞開朱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偏曲人皆見之謂宜卽子城之中爲正殿與金闕門相直稽之五行家旣云便利又合於制度昭然可信不疑也昔吳大帝欲徙武昌材瓦更繕治太初宮羣臣奏言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代致帝曰大禹以卑宮室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代

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及晉謝安啟作新宮王彪之曰中興卽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之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闌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合奢儉之中今自可隨宜增修強寇未殄不可大興功力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先豈以修屋舍爲能邪觀大帝詔與彪之之論他日營繕可爲法也

歷代二郊宗廟社稷

南北郊

建康實錄元帝二年作南郊在宮城南十五里郭璞卜立之案輿地圖在今縣城南十八里長樂橋東離外三里 建康圖經古南郊壇在縣南十八里 成帝八年作北郊壇於覆舟山之陽制度一如南郊 建康實錄云北郊壇在縣東八里潮溝後東近清溪今蔣山南有北郊壇卽陳武帝破齊師處 晉書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卽便立郊自宜於此修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常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

立南郊於己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
晉初之儀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尚依天郊成
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明帝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
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
台司命后土太乙天乙太微勾陳北極雨師雷電司
空風伯老人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嶽四望四海四
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巫閭山蔣
山松江會稽山錢塘江先農四十四神也江南諸小
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
是月辛祀北郊始以穆宣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

晉舊也

宗廟社稷

晉初置宗廟在右都城宣陽門外郭璞卜遷之左宗
廟右社稷輿地志云今縣東二里亢風觀卽太祖西
偏對太社右陞東卽太廟地社立三壇帝社太社各
一稷一晉武帝十六年改築太廟輿地志云太廟中
宗置及帝卽位常嫌廟東逼水西逼路因改築欲因
洛陽故事遷入宣陽門內僕射王恂奏以爲龜筮弗
違帝從之開牆墼東西四十丈南北九十丈五代仍
之至陳乃廢晉初仍漢魏舊儀但置官社而無官稷

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太康中
詔併二社之祀傅咸奏宜如舊詔一依魏制至元帝
建武元年又依洛京二社一稷建康圖經古太社太
稷壇在縣東二里

右吳大帝時羣臣上奏宜修郊祀以承天意帝曰郊
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都於豐鎬非
必土中帝不聽終吳之世郊祀廟社缺然無可紀者
晉之東遷萬事草創而其禮文亦時有可觀二郊宗
廟社稷故處今尚可攷南朝四代莫之改也如荀組

援都許立郊之議例與吳之諸臣其意正同記云將
營宮室宗廟爲先詩人歌大王遷岐之事曰乃立冢
土戎醜攸行然則王者定都開基必徼福於三神爲
法於後世郊祀廟社其可緩乎前日駐驂維揚及幸
會稽臨安將草其儀而未遑暇也萬一再臨江左建
城市營宮室願戒有司議先二郊宗廟所在以稱明
主若奉天事神念祖修德之意

涉淮以取魏魏亦不敢絕江以取吳蓋其輕重強弱足以相攻拒也故魏人攻濡須吳必傾國以爭之吳人攻合肥魏必力戰以拒之終吳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之地江邊單外故卒無以抗魏魏已下蜀經略上流屯壽春出廣陵此吳之所以爲禽也東晉迄陳彭城盱眙江都廬壽諸鎮之地皆入南常据江扼淮以防北敵至陳宣帝而淮南之地盡歸于周末幾而陳亡從而觀之形不合則東南之守必孤真表裏之勢則然也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

鎮莫重於尋陽而舒蕲者實尋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緊於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表裏江淮包括東南其來尚矣凡我之所以守若敵之所以攻古今之宜蓋不甚相遠昔魏文帝嘗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至徐因幸廣陵臨江而觀兵矣吳之所備者不過自石頭至江乘浮船列戍以應之而已苻堅嘗出汝穎破壽春以撓晉晉之所備者不過以宰相爲征討大都督屯江之南遣謝玄衆軍擊洛澗渡淝水以應之而已魏太武嘗濟淮飲江營瓜步山以窺宋矣宋之所備者不過沿江六七里百數舳艫相接以應之而已凡此因淮

旬之勢以保江南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敵之所繇入則吾之所以爲守者可不固邪魏之屯田皖城謀以弱吳孫權乘雨水入皖督軍攻城須臾遂拔自是皖城屬吳矣魏以晉宗爲蘄春太守數寇吳境吳遣賀齊襲蘄春生致晉宗今皖與蘄江州之北境也曹操治水軍順流而下周瑜程普督軍以逆之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操兵敗退瑜屯南岸使黃蓋焚北船操因遁去今赤壁武昌之北境也凡此舉江南之衆以入淮甸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我之所以取則知敵之所以攻可不備邪噫欲守江爲家戶然淮甸之勢未立則江豈可得而守之也又

欲備淮以爲藩籬然江南之基未固則淮豈可得而備邪守江以治內備淮以治外此兩者可以並行而不可以偏廢何哉異時金人出沔鄂剽豫章而全軍直指金陵比僞齊之兵頓譙尾以禁壽春而李成睢盱於漢上夫敵人之情蓋可見矣而吾之所以自治者自江而南教化政刑方圖之而未暇舉淮而外郡縣鄣塞皆置之而不問此何理也議者以謂宜修政事治軍旅以保江南任將帥積芻粟以保淮甸表淮而襄江形勝已全則我之所以備敵者敵還以備我敵之所以攻我者我還以攻敵起荆襄而至于江左政舉而人和兵強而食足

則進之東西倚江以爲重恃江以爲援敵人知之彼且設備於宿毫必不能默集青徐以擾關輔矣彼且設備於光順必不能轉輸陳許以給大梁矣如是則我之所以備敵者專而敵之所以備我者分則是我衆而敵寡矣占天之時因人之心張皇六師指揮四方一軍自淮泗以擣青徐一軍自壽春以收汝潁彼敵之赴救遠近不相及也求財於蜀合軍於陝以遏河隴出師襄漢因糧唐鄧以趨京洛彼敵之與國番漢不相親也如是則我之攻敵者有餘而敵之應我者不足則是我爲之主而敵爲之客也蓋嘗論之江淮之虛實南北之雌雄我

不能覽而用之則權歸於敵敵不能攘而有之則權歸於我權之所在成敗之機隆替之原也譬之弈焉或營其邊或營其腹邊腹之間布置定矣及其取勝必先入者也然則江淮之表裏其事詎可緩邪謹條具如左

盱眙

苻堅將彭超攻彭城謝玄率何謙高衡次于泗口堅將俱難毛當來會超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旣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戰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散

退朝廷震動之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戰大破之斬其將都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將邵保超難引退魏太武率大衆數十萬向彭城宋遣輔國將軍臧質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及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漉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報太武書引童謠言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太武大怒乃作鐵床上施鑊破城得質當坐其上質又與魏軍書寫臺格募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以鈎車鈎城樓城內繫繩數百人呼引之車不能退

質夜以木桶盛人縋出城截鈎獲之明日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落下不過數斗魏軍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

泗口

石勒侵逼淮泗帝求式遏邊境者公卿舉卞敦鎮泗口及勸寇彭城敦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晉以王敦威強太盛乃以劉隗鎮泗口

今泗州

東本府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楚州一百三十里西

藝海朱鑑

東南防守利便卷中

五

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濠州五十五里 南
本州界一百里自界至揚州一百七十里 北本州
界一百八十里自界至淮陽軍一百二十里
東南本州界八十五里自界至揚州一百八十二里
西南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至滁州一百四十里
東北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楚州一百六十
五里 西北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宿州一
百二十里
右今泗州夾河爲城而古盱眙在淮北岸或請宜徙
州治於盱眙是不必然今城鎮汴泗之衝舟車之會

必守之地也不敦捨泗口退盱眙而北寇之勢遂張
則今城不必廢明矣盱眙負山瞰淮誠能治兵積穀
與民共守分成泗口之城兼淮汴之險而有之豈不
壯哉夫臧質以城而扞太武數十萬之衆移書侮敵
使愠而致戰驅士卒以螳附之衆不能損城之累塊
若臧質可謂善守矣西北金湯之固何遽不若盱眙
而虜賊之多未必勝於太武輶輳所向曾無一人敢
負盾而立者賊雅步而登卑吏民束手而就死一何
愚也論者遂以謂金人之鋒不可當而築壘鑿池以
爲無補嗚呼固堅壁之將未有臧質豈城之罪邪

苻堅遣俱難毛當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彭超寇
 彭城常鍾寇魏興俱難陷淮陰與超會師而南王顯
 自襄陽而下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遂攻田洛于
 三阿去廣陵百里京師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謝
 石次于涂中毛當河開王曇之次于堂邑謝玄自廣陵
 以救三阿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將都顏逆戰于塘西
 玄敗之斬顏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
 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之率舟師
 乘湖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斬其將邵保難等

遂退淮北 苻堅喪敗謝安奏直乘其釁會令謝玄
 北征三魏皆降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梁國往彭城
 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
 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歸
 魏遣從子索兒歸淮陰蕭道成討破之索兒走鍾離
 道成追至黟黟而還及張永等敗於彭城淮南孤弱
 以道成爲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
 鎮淮陰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屢敗李景兵獲
 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
 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爲周師所得

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鸛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師非敵且未能至江及陳覺奉使見周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爲自天而下

今楚州

東至海二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三十里自界至淮陽軍二百六十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揚州一百五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八里自界首至海州一百四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秦州一百九

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四十五里 東北至海一百六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里自界首至淮陽軍二百三十里右楚州控引淮海蕞爾盱眙廣陵之間彼兩郡恃以爲形援而孤城當路非盱眙廣陵之脣齒亦無以自立往者承秦楚泗與揚有輔車之勢矣方金蹂踐苟台縱聯橫首尾相應淮南之地尙庶幾或存奈何諸鎮不知出此賊破廣陵遂圍山陽他將皆閉城自守以爲萬全矣及山陽敗沒承秦俄相繼而陷必然之理也今廣陵盱眙雖云謀帥而兵力寡小其視山陽

不啻胡越不知山陽有一犬吠形之警則兩都獨能無事乎

廣陵

黃初六年八月魏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兵不得入江乃引還吳志云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後魏太武太平眞君十一年十月車駕濟河乃命諸將分道並進車駕自中道十二月車駕至淮詔刈葭葦作筏數萬而濟淮南皆降車

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諸軍同日皆臨江所過城邑莫不望塵奔潰其降附者不可勝數宋帝使獻白牢貢其方物有請進女於王孫以求和好帝以師昏非禮許和而不許婚明年正月大會羣臣於江上文武授爵者二百餘人車駕北旋 晉郗鑒遷車騎大將軍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及祖約蘇峻反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等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鑒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登壇慷慨三軍悉爲用命率衆渡江與陶侃會于茄

子浦還丹徒作壘以拒賊 謝安上疏求自北征進
都督揚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
事加黃鉞出鎮廣陵之步兵築壘曰新城命朱序進
據洛陽謝玄抗威彭沛

今廣陵

東至本州界八十里自界首至秦州一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真州三十五里 南
至江四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
至楚州一百四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四十八里自界首至潤州八里 西

南至本州界二十五里自界首至真州三十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八十里自界首至秦州四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七十五里
右西北以關塞爲險東南以江湖爲險故經營中原
不都大梁卽都關輔若巡幸東南其都邑之勝惟建
康而已前日主議之臣請駐驛廣陵以爲北近大梁
可激中原人心邪則建康猶廣陵也以爲徘徊東南
待時而動邪則廣陵非其所也且自孫氏及晉宋以
下曹丕魏佛狸嘗濟淮飲江頓軍於廣陵矣而石勒
之兵亦嘗入寇去廣陵財殖里然則廣陵者四戰之

地也奈何以萬乘之尊居於九衝之衢徹障塞弛烽
候晏然無備而幸敵人之不來此可乎不可也夫廣
陵非有河山之限與壘壁之守也必以肝貽爲之關
鍵以淮陰爲之藩籬而又聚兵廣陵輕重相制遠近
相及而後淮東之勢成矣今按撫使雖治廣陵然軍
旅寡缺儲峙蕭條平時喘喘自救不暇況能指揮支
郡號令諸將以赴一朝之急耶制置之間不可不厚
爲之備也

壽春

毋丘儉罪狀司馬景王移檄郡國舉兵迫脇淮南將

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歃血稱兵爲
盟分老弱守城儉與文欽自將五六萬衆淮西至項
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司馬景王統中外諸軍討之
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
軍胡遵督齊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景王屯
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 苻
堅南侵遣征南將軍苻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
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騎二十五萬爲前
鋒融等攻陷壽春梁成與諸將率衆五萬屯于洛澗
成頻敗晉師晉遣謝石謝玄等水陸七萬相繼拒融

堅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晉劉牢之
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剋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
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繼進堅與苻融登城
而望王師見部陳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
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撫
然有懼色謝石聞堅在壽春也謀不戰以疲之謝琰
勸從朱序之言遣使請戰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
玄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別陣逼肥水王師不
得渡玄遣使謂融曰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
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

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而發之軍
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掠陣馬倒被殺軍遂大
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
中單騎遁還于淮北齊高祖踐祚恐魏致討以爲
軍衝必在壽春非垣崇祖莫可爲捍徙爲豫州刺史
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
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昶必悉力攻小
城若破此堰於水一激急踰三峽自然沈溺所謂小
勞而大利耶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兵東路內薄
攻小城崇祖決小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

數大眾退走 梁普通六年大舉北侵令夏侯竄帥
譙州刺史湛僧智等攻壽陽與魏將河間王琛臨淮
王彧等相距頻戰尅捷尋敕班師合肥須臾成復進
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竄帥湛僧智魚弘張
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淝魏軍夾肥築城出竄後竄
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正威將軍韋放自北道
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
七萬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爲
南豫州以竄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懼兵荒
百姓皆離散竄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人戶克復

晉溫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
來之難淮泗都督置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
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人以益壽陽可以保
固徐豫援助司上

蔡戍

垣崇祖慮魏復攻淮北啟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魏
欲攻下蔡及聞內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魏當於
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魏豈敢置戍實欲
除此城魏果夷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

峽石

按淮南有兩峽石陸遜戰處在舒州桐城縣界號
南峽石壽春在壽春上蔡間蓋夾淮地名今

藝海珠璣

東南防守利便卷中

七

孫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大司馬曹休帥步騎十萬入皖陸遜假黃鉞爲大都督以逆休旣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中部令朱穆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峽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輛軍資器械略盡

正陽

周拜李穀行營都部署攻圍壽州李景詔宋齊丘還金陵以劉彥正爲神武統軍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

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腹背皆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南唐劉彥正帥師向壽春以禦周師李穀棄營退據浮橋彥正議追之劉仁贍以謂不如養銳以俟其隙彥正追之正陽爭据其橋爲周師所敗林仁肇密說李國主曰請假臣兵數萬直抵壽春分据正陽救復淮甸臣請据淮而禦之

今壽春府

東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濠州二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潁州一百八十里

藝海珠璣

東南防守利便卷中

七

西南至本州界五百二十里自界首至舒州三百里
東北至本州界四十五里自界首至亳州一百六十
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廬州六十五
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四十七里自界首至光州
二百二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三十里自界首至宿
州一百五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里自
界首至亳州二百一十里
右壽春古南北之衝也地入于南則犄角謀譙宋騎
縻穎蔡彼北方將應接之不暇矣北人得之則出合

肥擾歷陽江表之民亦豈得緩帶而寢耶是以魏人
與吳晉與苻堅宋齊與拓跋氏南唐與周常血戰而
爭之尺寸之地不輕以爲敵也今國家北境僅有淮
濱而已而壽春之阻一爲王彥克襲奪輒置而不問
何耶不得壽春淮泗之安危未可知也或謂壽春故
城倚紫金山以爲固當徙据其地因修復忠正軍以
控扼淮上如正陽古下蔡成皆沿淮立柵如峽石可
築堡塢以爲防限如是則壽春之根勢立矣鎮壽春
與廬濠鼎峙奄有淮西北向爭衡豈惟保淮是乃保
江之策也

合肥

建安十三年孫權爲劉備攻合肥曹操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熹救合肥權聞熹至乃走十四年春三月曹公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二十一年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二十一年沿兵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二十二年春正月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溪權築濡須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青龍二年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山向合肥新城又遣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江將

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致賊壽春魏帝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魏帝未至數百里權遁走議韶亦退諸葛恪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晉帝曰恪新得政於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爲青徐患也且水口不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併兵合肥毋丘儉文欽請戰晉帝命諸將

高壘以弊之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乃敕欽督銳卒趨合榆邀其歸路儉率諸將以爲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

濡須附

孫權建安十六年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十八年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兵歎其齊肅乃退呂蒙從權拒曹公於濡須勸權夾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呂蒙曰兵有利鈍兵無百勝如敵步騎人不暇及水其得及船乎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魏使曹仁步騎

數萬向濡須朱休穆爲濡須督仁欲襲取州土先揚聲東攻羨溪休穆分兵赴羨溪仁進兵距濡須七十里休穆追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諸將各有懼心休穆踰之曰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以謂曹仁用兵孰與休穆耶又千里步涉人馬疲困某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因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彫乘油船攻中洲仁將萬人留橐臯爲後拒休穆步兵將攻取油船別遣將攻常彫休穆身自拒泰泰燒營而退遂斬常彫臨陣斬

死者千餘

今廬州治合肥縣

東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和州四百五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二百里
南至本州界二百三十里自界首至舒州一百九十
里 北至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壽州三百一
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無爲軍一百七十
里 東北至本州界三百里自界首至濠州四百二
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和州

一百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
壽州一百七十五里

右兵家之論曰地有所必爭城有所必攻吾之所以
應之者奈何曰深溝高壘待之以必守秣馬厲兵示
之以必戰而已魏之合肥吳之濡須所謂必爭之地
必攻之城也孫權嘗擁十萬之衆而攻合肥矣張遼
所領財七千人遼與諸將謀之及其未合當逆挫其
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乃募敢死之士八百人明
日大戰遼先登陷城直抵孫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
爲曹公之出濡須也號步騎四十萬權止以七萬人

拒之遣甘寧糾手下健兒百餘人夜斫操營北軍震
駭此所謂待之以必守而示之以必戰也夫以戰爲
守故能以逸待勞以寡擊衆此爲兵之要也今合肥
濡須皆吳境也論者常以謂兵少不足用城墀不足
守苟爲是言則是必皆懾懦困遁之見也雖與之大
行之阻濁河之限亦必委之而去矣況合肥濡須乎
夫守合肥以限淮北守濡須以藩江左則是江淮表
裏之勢也且合肥從古以來其浸有凍湖肥水其蔽
有新城居巢濡須在吳志有羨溪中洲橐臯其地形
俱尚存但不知必戰必守今人何如古人爾

渦口附

曹公伐吳自渦入淮出肥水軍於合肥 魏文帝循
渦入淮陸道徐進至廣陵 齊建武末魏軍圍司州
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拔渦陽以爲聲援 梁侯
景退保渦陽魏慕容紹宗擊敗之景自峽石濟淮說
下韋黯遂據壽春大通元年遣領軍曹仲宗伐渦陽
陳慶之隸焉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東援前軍至馳澗
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輕銳不如勿擊慶之曰
魏人遠來皆以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
與麾下百五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其

諸將連營西進據濡須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夏各數
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
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
後與戰老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仲宗壯其計從之
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陷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
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破斬獲略盡渦水沮流詔
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

右淮南之浸有淮水肥水渦水漁水水皆淮北郡縣陽洋
成皆依水以立焉晉魏之侵吳必自譙入渦水淮肥
以南向今長淮之險偽齊已與我共之矣其窟穴於

譙非一日也北謀者言築城渦口然則偽豫之態見
矣他日通餽運作樓艦以犯濠壽必此塗出也觀元
魏作十三城於渦陽陳慶之以數十百戰盡平除之
而後已及賊去乃置西徐州以據之則渦陽亦是南
北必爭之地何必渦口凡兩軍犄角一障之間其安
危係焉乘勢襲奪每覆軍殺將而不悔也是故魏攻
鍾離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芻牧者皆為
大眼所掠曹景宗募敢勇士千餘人度大眼城南築
壘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壘因得成使別將趙草守之
因謂之趙草城魏人抄掠輒為趙草所獲又魏人分

築東西小城夾肥韋獻先攻二城旣而魏人援兵五萬掩至獻督戰破之獻先立堰於肥水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進軍至獻屯下獻督厲衆軍而前魏人鑿堤獻親與爭魏軍却因築壘以自固壘成營立合肥遂陷以此言之魏不築十三城則無以守渦陽陳慶之攻戰使魏一城尚在則渦陽非梁有也觀之往事以料賊情僞豫之勢駸駸而南矣朝廷雖務含容未忍出師以聲其罪如量地守險治兵積粟聊有以待之夫何傷於齊而惴惴然一不敢爲也且人治家國城郭中兵蓋是常事小小捍禦而

憂爲豫之疑我豫僭竊猖狂而我獨不疑何耶

鍾離

魏中山王元英攻鍾離圍刺史昌義之梁武帝詔曹景宗督衆軍援義之頓道人洲待衆軍集俱進景宗違敕而進遇暴風頗有沈溺復還守先頓及韋獻至與景宗頓邵陽洲立壘魏連戰不能却又度魏城數里築城使趙草守之因爲趙草城元英圍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梁武帝詔韋獻與曹景宗會軍獻自合肥徑陰陵大澤旬日至邵陽與景宗壘前二十里掘塹植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

乃募人潛行水底賫敕入鍾離東城令知援兵已至
城中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來攻叡結車爲陣以強
弩二千一時皆發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
又與元英戰一日數合英憚其強魏人先於邵陽兩
岸爲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馮道根
等爲水軍會淮水暴漲叡卽遣之鬪艦競發皆臨賊
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拔
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皆壞道根等身自
搏戰軍人奮勇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
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籍

額乞爲囚奴者猶數十萬

涂中

吳孫權遣兵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 晉咸和
中石勒侵阜陵王導出軍次江寧俄而賊退蘇峻據
歷陽孔坦曰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

今濠州

治鍾離縣

東至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二百七十里
西至本州界二百八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一百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廬州九十里
北至本州界五十里自界首至宿州二百四十里

東南防守利便卷中

三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滁州七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泗州一百五十
里 西南至本州界二百二十五里自界首至壽州
一百二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一里自
界首至宿州一百九十八里

今滁州

治清流縣古徐中

東至本府界七十里自界首至真州二百里 西至
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濠州一百六十里 南至
本州界八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七十里 北至本州
界一百二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五十五里

東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九十里 東
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二百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廬州一百
二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濠州
一百五十里

右濠州今治鍾離如邵陽洲道人洲趙草城皆据淮以
為險南唐陳覺屯濠州築甬道欲與壽春通則鍾離
實壽春之蔽也涂塘即今涂河漢有阜陵侯邑在滁
州西彭超陷盱眙謝石赴救次于涂中以知守滁陽
則可援盱眙也以地理志攷之濠州西至壽春一百

一十里西南至壽春一百二十里滁州北至盱眙一百九十里東北至盱眙二百一十五里而滁州之西界距濠一百六十里濠之東南距滁一百九十里此數州唇齒之勢也昔石驄攻壽陽朝議欲作滁塘以遏胡寇韋叡堰肥水以攻合肥康絢築浮山堰灌壽陽以拒魏由此觀之淮南雖無大山絕塞之阻然肥近有滁水或塞或流皆可以禦敵也

歷陽

吳景守歷陽孫策助景衆五六千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蘇峻渡江祖約據歷陽與峻相首尾劉準之

討陳敏遣劉機出歷陽敏使錢廣次烏江以拒之袁真以壽陽叛溫將討之以毛穆之守歷陽謝尚鎮歷陽時欲有事于中原使尚帥衆向壽春

今和州治歷陽縣

東至本州界一十里自界首至太平州三十一里西至本州界六十九里自界首至無爲軍一百二十里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太平州六十五里北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滁州八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五里自界首至無爲軍一

百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揚州一百七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廬州一百二十五里

右孫策之圖江表也起兵歷陽轉攻秣陵遂定諸郡以成霸業其後蘇峻將襲建鄴亦濟橫江以劫姑熟蓋王師下江南渡於采石比金人犯順越采石而渡綱沙夾蓋綱沙江面既狹於采石而捨舟登岸平原易野此騎兵之地故金人得之遂陷建康然則歷陽者姑熟建康之門戶也其謀師聚兵豈不重哉

蘄州

東至本州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舒州一百五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一里自界首至黃州北十里 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興國軍一百四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三百里
東南至本州界二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江州三十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舒州一百七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興國軍一百里 西北至本州界三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光州三百里

舒州

東至本州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九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五十八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一百八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廬州一百七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百二十里自界首至池州四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里自界首至無為軍二百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五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二百二十里自界首至

壽州五百一十里

黃州

東至本州界九十五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一十五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八十八里自界首至鄂州一百八十五里
南至本州界五里自界首至鄂州一百八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三百里自界首至光州一百五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一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四百三十六里自界首至光州一百八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五里自界首至鄂州

一百五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二百四十里自界首至安州一百六十里

右淮西以壽春合肥爲巨鎮而蕲黃舒三州其地偏遠偃隘則難以屯重兵然舒蕲爲九江之蔽黃州爲武昌之援其實緊而不輕也其備禦之方不必推之前聞而驗以往事曩金人及鄂及黃江西湖南相繼陷沒去年秋李橫南歸斥堠無狀轉相驚動以爲寇至江浙之人岌岌然不自保則三州之捍信乎甚緊而不輕也今李成突據漢上窺審之志不小而楊么出沒洞庭王師屢敗聞之道路李成密以么爲曩囊

審爾則萬一乘間而東成主車騎么主樓艦犯岳鄂蕲黃以向江表豈不殆哉備禦之方幸早圖之也

右淮西

以上鎮成十各隨事有議

右殷浩北伐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王羲之與浩書曰保淮之志非曰所及莫過還守長江諸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羲之之勸浩因長江以固大業又論須根立勢興謀之未晚此言是也至以謂捨淮而保江豈不謬哉且江淮表裏之形雖相距千有餘里然共安共危其實首尾也昔苻堅圍襄陽晉出兵禦之詔謝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謙

之游軍淮泗以爲形援然則江淮表裏必相須以爲強也孫權出居巢口向合肥攻新城又遣孫韶陸議將萬餘人入沔魏明帝親征未至合肥權遁走而韶議等亦退然則江淮表裏必相恃以爲安也儻專備淮南而輕江左之根本與但守江左而去淮南之藩籬計出於此必兩盡而俱亡爾莫若命大將以守淮屯重兵以保江敵擾淮甸則出銳師而赴救掩上流則詔諸鎮以入援合江淮爲一體制遠近如一人審此則何獨江淮以天下爲一統可也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奉賢 吳 祖泰 裕傳校

東南防守利便

呂 祉篡

卷下

江流上下論

昔楚之興也國於鄢郢而守黔中巫郡兼江漢之險而有之故以區區之國而常與齊秦爭衡及三國而後海內之地分爲南北故必都秣陵備淮甸以犄角北寇然

則國之安危則繫於上流而已蓋宗廟社稷雖具在建
鄴而平居無事千官六師供億無量則轉輸之利固繫
於上流一旦有警旌旗舳艫四面赴救則屏翰之勢又
係於上流故南朝六姓其強弱之勢與興亡之所系顧
上流設施何如耳且大江之南地形延袤可撓之處不
一備東則敵必撓我之西備西則敵必撓我之東隨處
設備則兵分而力屈苟失於彌縫則隙多而寇至厥今
之策奈何昔紀陵聘魏文帝問吳之戍備幾何曰自西
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甚遠難爲固守對曰
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

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
夫荆湖之地爲州十一而其鎮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
道爲州者八而其鎮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爲州者十而
其鎮則九江是也凡畫野分土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
衿今所謂險要必爭之地者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
是矣何以明之江水源於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
陵爲之都會故諸葛亮以謂荆南北據漢沔利盡南海
東達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嶓冢導漾東流爲
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故庾翼以謂襄陽西接
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土沃

田良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
據上流者也沅湘衆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於江則武
昌爲之都會故吳大帝常都於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
際號稱盛府者此也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
而滙於溢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晉之所謂尋陽北撫羣
蠻西連荆郢亦藩任之要者此也今守江陵則可以開
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援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
吳夫蜀漢吳楚併而爲一則東南之守亦固矣至於備
禦之處必有輕重措置之間必有緩急比年金人常絕
武昌而竦豫章矣李成常寇尋陽而驚江左矣然而此

二鎮者於今備禦之處豈不甚重歟曰者金人竭力以
事隴蜀李成乘間以入漢上荆南之形已孤而梁洋之
道遂塞然則二鎮者於今措置之間豈不甚急歟使其
巢窟關中吞食梓益順流襄漢間出江陵則武昌九江
自然震動則是東南之際脈絕而壤斷四分五裂揚越
之區其能高枕而臥乎今日之事莫先於下詔以收襄
漢增兵以戍荆南收襄漢則興元之阻譬之近藩戍荆
南則巴蜀之富還爲外府而又屯武昌而湖之南北可
以按堵屯尋陽而江之東西可以矜帶上游之勢也已
成矣而後根本建康左右淮浙取資於蜀調兵於陝以

天下之半而與敵爭庶乎可以得志矣昔諸葛亮劉備以取蜀結吳跨有荆益周瑜亦勸孫權分以荊州資劉備以發兵爭蜀還据襄陽以蹙曹操北方可圖也由是觀之坐制吳楚通西蜀而守襄陽英雄之資而帝王之業也謹條具如左

襄陽

羊祜鎮襄陽以計令吳罷石城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以益祜祜在軍輕

裘緩帶身不披甲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利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初附慨然有併吞之志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於是人情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孔明不是過也祜算伐吳必籍上流之勢表留王濬監益州密令修舟楫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祜上疏云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

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空壤則上下震蕩吳緣江
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恃其俗急速
不能持久已弩戟盾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
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
如此兵不踰時刻可必矣晉帝深納之晉後平吳皆
如祜策 石勒荊州監軍郭欽寇襄陽勒令欽退屯
樊城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
奔武昌欽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
魏該弟遐率該部衆自石城降于欽毀襄陽遷百姓
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王師復戍襄陽欽又陷攻之

留戍而還晉大司馬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
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命司馬
勳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苻健荆州刺史郭欽進
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將兵數萬屯峽柳城愁
思堆以拒溫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溫軍力戰生衆乃
散雄又與車騎將軍冲戰白鹿原又爲冲敗雄遂馳
襲司馬勳勳退次女媧堡溫進至瀟上健以五千人
深溝自保居人皆按堵復業持牛酒於路者十八九
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苻堅先遣楊安
寇漢川遣王顯寇蜀遂陷漢中又攻二劔刻之進據

梓潼又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笮夜郎等皆歸之以楊統鎮成都毛當鎮漢中姚萇鎮仇池頃之遣其尚書令苻丕大司馬慕容暉荀池等步騎七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鄧之衆爲前鋒石越率精兵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南鄉荀池與強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懼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使荀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桓冲擁衆七萬爲序聲援憚池等

不進保据上明堅兖州刺史彭超請率精銳五萬攻彭城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於是遣俱難毛當毛盛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與超會師而南毛與王顯自襄陽會兵攻淮南 宋隨王誕鎮襄陽柳元景爲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伐使諸鎮各出軍誕遣尹顯祖出訾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入魯陽自訾谷入盧氏元景率軍繼進引軍上百丈崖出温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農城五里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方平等向陝元景令諸軍並造陝下

列營魏城臨河爲固諸軍頻攻未拔魏軍挑戰安都奮擊魏軍無不披靡明日大戰破之

今襄陽京西南路

東至秦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隨州二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二百四十里自界首至房州二百五十

里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七里自界首至江陵府

三百一十里北至本州界九十里自界首至鄧州

八十八里

秦州當作本州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一里自界首至郢州五十

六里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四里自界首至峽

州二百八十五里東北至本州界八十七里自界

首至唐州一百六十三里西北至本州界二百五

十一里自界首至均州一百八里

右孫權初併江南周瑜呂蒙勸權取襄陽以抗曹操權方力征江湖日不暇給襄陽卒爲魏有魏之攻吳兵來於漢沔屢矣亦希襄陽之攻然每戰輒敗未嘗得志焉及晉之興西藩益強羊祜奪石城以西招納降附布德行惠練兵積粟規以滅吳之襄陽口口口晉師併吞果自襄陽始也及晉室之東已而爲宋則襄陽截然爲南北之限矣其地入南則坐而可制羯

胡地歸於北則敵人乘之動搖江左是故大司馬溫之領荊州也決策北征衆軍發自江陵道襄陽而入均口直抵關中敗郭欽破苻雄進至霸上而還隨王誕之鎮襄陽也柳元景率諸軍將會於盧氏薄弘農據潼關戰于陝下當是之時南國之威少震焉由得襄陽故也中間江右未潔逆胡縱橫石勒以偏師向樊城周撫望風而遁襄陽石城沒於虜者久之其後苻堅乘陷蜀之勢舉兵寇襄陽則江表之兵來固已可憂中原之略無可言者嗚呼得失成敗古猶今也自神都淪喪京西諸郡相次從僞而襄陽孤軍自守

累年于茲矣躊躇之頃幾失機會使賊豫生心驅斥守將揚兵據險傲然有南向之意豈不甚可惜哉且金人既殘五路又窺四川北豫賊聚於漢上計其兇狡情狀可知若襲荆南則當國之上流或自淮安間行斬黃其禍小則爲石勒大則爲苻堅不知關外何以禦之及今謀之尚有策也且一一大將駐軍江渚去賊十里安所防扞與其坐待不若雙討儻移池陽之屯列於鄂岳起九江之兵入于漢沔破除楊么道擊李成鎮撫襄鄧且耕且戰跨荆益漳湖而逼京路在此一舉也夫棄襄陽而成江南則我盡力以備僞

齊猶恐無益守襄陽而臨京西賊豫亦將奔命而備
我可以獲利且人之情寧備人耶寧使人備已耶曰
備人者制於人使人備已者制人制人與制於人不
可同年而語矣

鄂州附

按齊梁鄂州治夏口今鄂州也今之鄂州古石城也

柳世隆爲武陵王長史江夏內史行鄂州事沈攸之
反遣孫同等三萬人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讓等二
萬人次之又遣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
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住下白螺洲有自驕色既
至鄂以鄂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

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
却張弘策說蕭懿曰鄂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
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爲國翦
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

今鄂州

治長壽縣

右襄陽之北有樊城石勒嘗令鄧欽襲據以逼漢沔
去襄陽三百里界有馬圈雀慧景嘗以四萬人攻之
乃陷至於祖中沔上皆前世攻守之處也然以古今
地形較之惟鄂城爲重羊祜謀伐吳先侵石城以奪
吳人之資梁武帝起兵襄陽張弘策說蕭懿早圖鄂

東海朱璽

東南防守利便卷下

攸

荆州蓋郢之封域三面皆通江陵其西抵襄陽僅百餘里今經緯漢上鎮襄陽必以郢州為蔽也

江陵

按漢末荆州實治襄陽

荀彧勸曹操先取河北南臨荆州既破單于公孫康斬送袁尚首遂直出宛葉以征劉表會表死其子琮舉眾降劉備聞之遽走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至當陽長坂大鬪艦乃以千數操卒悉浮於沿江兼有步騎水陸俱下號八千萬劉備會諸葛亮求救于孫權權納周瑜魯肅之議遣兵三萬人逆操遇於赤壁時操軍疾疫戰不復利

船艦俄為吳人焚蕪引軍而退留曹仁等守江陵徑自北歸 蜀先主客於荆州劉表益其兵屯於新野詣諸葛亮論天下事謂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拔天子而令諸侯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用可與為援不可圖也荆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天府之土高帝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可并有之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天下有變則命一大將將荆州之眾以向宛洛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及

劉表卒子琮降曹公先主將其衆去之荆人多歸先
主衆十餘萬輜重數千輛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
會江陵未至曹公先已據之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
數十騎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又得表長子
琦兵萬人俱到夏口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遣周瑜
等水軍數萬與先主併力破曹公於赤壁曹公引兵
歸先主表琦爲荊州刺史又南征武陵長沙零陵桂
陽四郡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爲荊州牧治公安權因
以荊州借之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爲益州牧
孫權使來欲得荊州先主無還意會權怒遣呂蒙取

長沙零陵桂陽先主引兵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
歲曹公定漢中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建安二十四年
關羽攻曹仁禽于禁于樊權襲殺羽取荊州明年先
主帥諸軍伐吳吳將陸遜屯秭歸先主率諸將緣山
截嶺於夷道駐軍與吳人相拒于夷陵先主大敗收
合離散棄船由步道還永安 劉表死魯肅說孫權
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下外帶江漢內阻山險
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安富若據而有之此帝
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各有彼此
加劉備與操有隙客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用也請

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軍中用事者及說劉備使
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拒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
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征恐爲操所先權遣肅行到
夏口聞曹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
琮已降曹操劉備遠奔走欲南渡江肅與備會宣
權旨及陳江東強固勸備與權併力備遣亮使權肅
亦反命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歡迎之
惟周瑜魯肅定計擊操與劉備俱進攻操於赤壁操
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瑜又破曹
仁仁遁去瑜屯据江陵劉備領荊州牧治公安瑜上

疏諫不可而魯肅勸借之以拒曹公操聞權以土地
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後備定蜀權令諸葛瑾從求
荊州諸郡不許曰吾方圖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
耳權曰此假而不反欲以空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
史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使呂蒙等取長沙零陵桂
陽三郡使魯肅屯巴丘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爲諸軍
節度又併兵備羽於益陽未戰備請和許之後三年
關羽虜于禁等權內憚羽欲以爲己功牋與曹公乞
討羽自效先遣呂蒙襲公安降南郡太守蒙据江陵
陸遜別取宜都荻穉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

以備蜀關羽自麥城遁走潘璋斷其徑路獲羽及其子平建安二十五年劉備帥軍來伐至巫攻秭歸誘道武陵蠻夷於是諸縣反皆為蜀權會陸遜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時所斬及投兵降者數萬人備奔走僅以身免

今江陵府

治江陵縣
係湖北路

東至本州界五百七十五里自界首至鄂城一百五十五里 西至本州界二百五里自界首至峽州七十五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豐州

七十里 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襄州一百五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岳州六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六十里自界首至豐州六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五里自界首至安州二百八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三百六十五里自界首至襄州一百七十里

右江漢在秦漢以前益荆蠻之地也其形勢豈足以為天下之重輕也哉漢末劉表据有荆州地險而人富表區區自守無復遠圖故海內英雄陰拱而竊睨

將討其昔而奪之孔明之勸立德魯肅之說仲謀文若之啟曹公未嘗不指荆州而爲言也及劉表旣死魯肅奉命疾馳欲慰安劉琮會挾立德以禦曹操孔明則以爲攻劉琮則荆州可有肅未及境立德遲疑不斷之間而曹公已臨荆州矣立德乃遣亮求救於吳吳人與之併力以拒北軍曹公得表之士衆因表之船舫順流而下喟然有貪江澣之志以周瑜總偏師破之赤壁曹公大敗引軍而退吳人亦自以爲有荆州矣立德因表劉琦爲荆州刺史且南征以取四郡適會琦死羣下推備荆州牧治於公安吳不得已

以土地借備共拒曹公先主得此資也西入巴蜀襲劉璋以成霸業遂終倍約兼南郡而有之無還吳之意也蜀人亦自以爲得荆州矣俄而吳發兵進江陵擒關羽而殺之先主與吳爭乘危騁變上下千里陸遜破之西陵先主敗沒絕命永安而後荆州之地多入於吳天下於是始三分焉蓋荆州之境所包者遠始時魏武分南郡以北立襄陽郡分南郡西界立南鄉郡分枝江以西立臨江郡及敗而歸吳之所得者南郡而已吳與蜀分荆州也南郡零陵武陵以西爲蜀江夏長沙桂陽三郡爲吳南陽襄陽南鄉三郡爲

魏則荊州之地瓜分豆剖折而爲三然蜀終不能有
宜都武陵零陵南郡故覆師敗國而終以無成矣魏
固守襄陽南陽南鄉故更出迭入常爲吳患吳佔荆
州之什七也而又專事江陵公安故西備蜀北備魏
魏與蜀雖強亦無奈吳何蓋形勢使之然也迨晉平
蜀以綴吳之西料理襄陽以擾吳之北以攻巫峽下
江陵而吳國爲墟矣由此推之荆楚之國乍離乍合
吳魏蜀之強弱繫焉何如此之以古揆今理或然也
夫金人之寇蜀夔峽則江陵之西已病矣劉豫之拔
襄陽則江陵之北且危矣然零陵桂陽長沙江夏幸

無恙也若亟守江陵按湖之南北西援蜀北收襄陽
則病可起而危可安焉不然則賊出襄陽距江陵五
驛而近越江陵而下峽不能數百里事至此誠恐東
南之憂不但東南而已夫不守江陵則無以復襄陽
不守江陵則無以固巴蜀不守江陵則無以保武昌
今而不圖後無日矣嗚呼江陵公安此三國之君虎
視龍戰叱吒踴躍惟恐失之者也今荆南尙爲吾土
不折一戟不殺一民可指揮而定乃釋而不爲若英
雄之人有先我而起者何以待之襄陽之事可以戒
矣

夷陵附

蜀先主率大眾來向西界孫權命陸遜督朱然潘璋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誘動諸夷使馮習爲大將張南爲前部趙融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於平地立營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舍船就步口處處

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遜喻諸將犄角此寇政在今日乃先攻其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以火攻之易爾勢成通率諸將同時俱進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阿等破其四十餘營備因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俱盡尸骸塞江而下備大慙曰吾乃爲遜之所折辱豈非天耶陸機著辨亡論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咸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所以節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

長伎以就所屈卽荆揚而爭舟楫之利是天之所以
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爾

今峽州 治夷陵縣

東至本州界七十五里自界首至江陵府二百六十
五里 西至本州界九十五里自界首至歸州一百
五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江陵
府一百九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
首至襄州三百八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二百四十五里自界首至澧州一百
一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七百六十里自界首至施

州二百一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二百五十里自界
首至襄州三百三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
里自界首至歸州一百二十里

右晉書南史載江陵戰地則有赭圻鵠尾錢溪濃湖
其障塞則有公安上明此不過四封之內戍邏遮列
而已藉令措置疎濶乘敵而入其受患尙淺也如其
要害實在夷陵人以爲國之西門若有不守非但失
一郡則荆州非吳有也觀陸遜之拒劉備循定策守
常險故能以寡敵衆及晉師順流而下江陵遂沒夏
口武昌無復支抗彼王濬豈賢於劉備夷陵江山詎

滅昔時守與不守其勝敗存亡相絕有如此者夫陸遜之鎮夷陵有兵五萬及吳之衰見兵有數萬人陸抗以爲深戚今峽州孤戍弱卒殆成兒戲豈其守將乃勝於抗遜輩耶

長沙附

右孫權與蜀分荊州長沙以東屬權杜預以平江陵而沅湘以南望風歸命然則長沙亦荊湖之都會其成備庸可忽耶昔宋武分荊州立襄州以張邵爲刺史將立府邵以爲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府妨人乖爲政之要如邵所論則守江陵自足以敬長沙而守

長沙不足以固江陵此又不可不知也

武昌

孫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陽陽新沙羨柴桑六縣爲武昌郡權東巡建鄴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於武昌召陸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諸公子有過遜輒裁之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事皆有補益權欲取夷洲朱崖伐公孫淵每以敬遜遜必諫止又與諸葛瑾攻魏之襄陽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大有剋獲後代顧雍爲丞相其州牧都督領武昌如故遜卒後諸葛恪代遜權

乃分武昌爲兩部呂岱督右部上至蒲圻 陶侃遷
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人
侃之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斬數十人自是水陸肅
清流亡者歸之盈路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帝
使侃擊杜弼侃令周訪趙誘爲前鋒兄子輿爲左甄
擊弼破之時周顛爲荊州刺史先鎮尋水賊掠其戶
口侃使其部將朱同擊之賊退保溢口侃謂諸將曰
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至武昌
使朱同逆擊大破之拜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
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後周訪等進軍入湘使楊舉

爲前驅擊杜弼又大破之王貢以精卒三千出武陵
誘五溪夷列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奉陶延
夜趨巴陵潛師掩其不備斬千餘級降萬餘口王貢
遂來降而弼敗走其後領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荆
州刺史蘇峻作逆舉兵入援峻平侃旋江陵備遠移
鎮巴陵侃復領江州刺史旋巴因鎮武昌侃雄毅有
權明悟善決斷石勒聞其禽郭默默在中原數與勒
戰賊畏其勇侃之討默兵不血刃而禽也勒益畏侃
侃之在鎮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

今鄂州

江夏郡武昌軍節度治江
夏縣武昌在州東一百里

東南防守利便卷下

按

東至本州界二百里自界首至興國軍八十八里
西至本州界三百八十八里自界首至岳州二百六
十里 南至本州界三百四十六里自界首至岳州
一百八十里 北至本州界四十二里自界首至黃
州九十五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百四十六里自界首至岳州一百
八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六十五里自界首至
江陵府三百一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四百七十二
里自界首至江州五百一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四
十二里自界首至黃州一百五里

右秦取鄢郢爲南郡漢初分南郡爲江夏孫權分江
夏立武昌郡晉惠帝分桂陽武昌安成三郡爲江州
則是武昌在秦則包於南郡在漢則包於江夏在晉
則或隸江州或隸荊州觀之地形武昌江湖之衝也
西扞郢南拒岳西南據江陵取南鄙九江表裏扞蔽
最爲強固故陸遜輔太子掌留事及拜丞相而都督
武昌不改舊職則武昌其爲重地可知矣陶侃於沌
口又移入沔及西征移鎮巴陵復移鎮武昌然則侃
在軍四十餘年內屏王室外禦強寇其功烈可紀者
終始皆在武昌則武昌之形勢要劇不減於襄陽江

陵也

巴陵

按周瑜初鎮巴丘今撫州崇仁縣非巴陵也

周瑜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 杜預開楊口起江夏

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

今岳州 治巴陵縣

右杜預云巴丘沔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陶侃

征西自沔移鎮巴陵巴陵與武昌蓋輔車之勢也然

江陵在鄂州之北幾五百里其地雖云次緊屯兵守

隘非江夏比也

江州

按江州晉初治武昌後至尋陽尋陽舊在江北柴桑其地治也

元帝遣周訪屯彭澤以備華軼訪曰彭澤江州西門

也今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

以扞禦北方又兼嫌於相逼也帝會王敦督訪等討

之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敗之溫

嶠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

又陳尋陽濱江應鎮其地 劉毅表江州在腹心之

內應接揚豫藩屏所寄實為重複宜解軍府移鎮豫

章

今江州

治德安縣故柴桑也

東至本州界二百一十里自界首至饒州九十里

藝海珠璣

東南防守利便卷下

三

西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興國軍二百五十里 南至本州界九十里自界首至南康軍三十里 北至本州界二十五里自界首至蘄州二百七十五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十里自界首至南康軍六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四十五里自界首至洪州一百五十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二百七十五里自界首至池州二百五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二十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七十五里
右晉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揚二州疆土曠絕統

理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 康建
安晉安荆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台十郡因江水之名
而立江州永興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二
縣置尋陽郡屬江州元帝渡江江州又置新蔡郡尋
陽郡又置九江上甲二縣尋又省九江縣入尋陽義
熙中省尋陽縣入柴桑縣柴桑仍爲郡其廢興蓋如
此然則晉江州所領兼今之江東西湖南北十州之
地南朝因而不改其提封遠矣故常以貴王大臣爲
都督爲刺史其兵力稱是也然沿江必守之地不過
尋陽溢城數處而已今江州卽尋陽帥也彭澤溢城

皆在邦域之中命將列戍控扼上流藩屏建鄴可謂重矣且江邊孤危非可單軍獨能保固宜斟酌晉宋而爲之制也

豫章附今洪州

劉毅領江州都督表曰江州在腹心之內憑接揚豫藩屏所恃實爲重複昔胡寇縱橫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權時爾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况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右江西大使嘗治尋陽矣頃復移鎮豫章以沿江形

勢言之溢城彭澤足制上流內藩建鄴今爲要地豫章立府其地斗絕非臨江抗禦之宜昔人以謂十郡之中良是至於戍備多事之時豈如尋陽若統督江州兵多食足則豫章還爲內地可闕地而臥也

江南東路州七宜徽池饒信撫太平府一建康軍二廣德建昌縣四十

八

江南西路州六洪虔吉江袁筠軍四興國南康臨江南安縣四十七

淮南東路州八揚承楚泰泗滁真通軍一天長縣二十 州三宿

海縣十九陷僞境

淮南西路州七壽廬蕪和舒濠黃軍一無爲縣二十六 州一

齊每朱寔

東南防守利便卷下

三

光縣四 陷偽境

荆湖南路州七

潭衡永郴全邵道

監一

桂陽

縣二十三

荆湖北路州九

鄂安岳鼎澧峽歸辰沅

府一

荆南

縣四十五

並陷偽境

京西南路州

府一

襄陽

軍

縣

並陷偽境

京西北路府一

州七

軍一

縣四十

五並陷偽境

京東府州軍一十七

縣七十八

並陷偽境

兩浙路府州軍一十五

縣七十九

福建路州六

軍二

縣四十五

廣南東西路州二十八

軍三

縣一百

四川府州軍監五十四

縣一百七十九

陝西府州軍三十五

縣一百一十九

以上諸路州縣總為東南中興基業各隨事有議在昔楚之封於荆山不滿百里之地惟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据荆揚至于南陽傳延世祚九百餘年勾踐之國於會稽也南至于江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卒禽夫差以成霸業今東南形勢合淮浙江湖閩廣陝蜀絕長補短袤數千里自三國之吳若晉宋而下未之有也然則中興之業所乏者豈土地耶或謂今之所患者三戍備既多軍旅猶闕攻戰

不息而戎馬未蕃江湖雖險而船舫不治以守則不
固以戰則不利其然乎其不然乎曰此何足爲患吳
起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
擊萬莫善於阻且苻堅之南侵也至壽春蓋一十五
萬而謝玄以八萬人拒之曹操出濡須也步騎號四
十萬而孫權以七萬人應之蓋重山積險則寡可敵
衆然則軍旅之猶闕非所患也太公曰所從者隘入
者隘所從者去遠此騎之末地也天澗深谷翳蔽林
木此騎之竭地也洿下漸澤進退沮洳此騎之患地
也故孫策之初起兵纔千餘馬數十疋吳之大將領

兵二千人馬不過五十疋而已蓋被江負海則騎不
如步然則戎馬之未蕃亦非所患也惟是江海之間
舟楫之便周瑜常論之矣汎舟舉航朝發夕到上風
勁勇所向無敵又以謂舍鞍馬與吳越爭衡本非中
國所長是則江邊之戍水上之軍以我之長攻敵之
短勝負可見矣昔劉表之守荊州治鬪艦千數今東
南之盛不止一荊州也吳之末世舟船凡五十艘今
國家之力何遽不若吳耶直不爲爾則船船之不治
又非所患也夫軍旅可益而使之衆也戎馬可養而
使之強也船舫可修而使之備也今之所不若古者

特存乎其人爾使任得其人吏稱其職則此三者皆有司之事何足以煩廟堂而徹冕旒也善乎陸機之論吳之所以興也大皇帝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故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遜呂蒙魯肅之儔入為心腹出為股肱謀無遺算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嗚呼美哉雖然區區之吳惡可以擬諸盛明且自古中興之主莫如宣王之治論宣王之治不過於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然此其治之迹非其治之道也宣王以內治而修政事以外治而攘夷狄豈他術哉得仲山

蘇甫為之佐而召虎方叔南仲張仲數人者與之同心戮力以底于成周宣王之所知惟知任賢使能而已夫惟任賢使能以宣王為法此混一而光被之策也

炳燭偶鈔

陸錫熊纂

錫熊字健男號耳山江蘇上海人乾隆中書歷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四庫全書館總纂提要多其手筆

戾太子傳宣帝初即位議置扇邑以制園郭郭里聚為

戾園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云云按時尊史良娣曰戾

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其後八年始尊戾夫人曰戾后置

每珠

東南防守利便卷下 三

藝海珠塵

史部史評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仁和 韓 憲章 柯亭校

炳燭偶鈔

陸錫熊纂

錫熊字健男號耳山江蘇上海人乾隆辛巳恩科進士午南巡召試授

中書歷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四庫全書館總纂提要多其手筆

戾太子傳宣帝初卽位議置園邑以湖闔鄉邪里聚為
戾園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云云按時尊史良娣曰戾
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其後八年始尊戾夫人曰戾后置
園奉邑三百家於文但當稱戾夫人冢而已稱戾后園

者史蓋據其後之定稱者而書之非當日有司所奏之原文也

范書伏湛傳湛封不其侯傳爵至六世孫質官至大司農質卒于完嗣女爲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伏皇后紀亦云父完襲爵不其侯是完爵本世封與東京一代相終始而獻帝本紀載建安元年封伏完等十三人爲列侯則又似以功特封者殊參錯不合熊芳後漢年表旣於不其侯伏湛下歷敘傳國世次而又別出列侯伏完一人蓋亦承此文而致誤也又按宋皇后紀建寧三年爲貴人明年立爲皇后父酆封不其鄉侯李

賢於伏湛傳宋后紀同注不其縣屬琅邪郡計靈帝建寧中正當完父質現爲侯之時而復以其鄉封宋酆兩侯同地同號他處未見有此當再詳考

金史凡涉元初事皆稱大兵大軍其錄當時奏疏及敘述君臣問答語亦多稱元兵爲大兵而列女寶符李氏傳乃云當赴龍庭卽自縊死龍庭字本指斥之詞雜採他書獨未刊削

漢書高后紀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何卬瞻云名之名爲皇后所產子也是少帝非劉氏乃大臣旣誅諸呂從而爲之辭耳以其能匡漢祚立太宗功旣大故

後世不之求備云云按何氏此說未審據本紀此所謂後宮美人子名爲太子者乃呂氏先立爲帝至四年以母死出怨言被廢幽死其餘稱孝惠後宮子者尚有六人呂后二年所載立強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宏爲襄城侯朝爲軹侯武爲壺關侯者是也不疑先卒卽以宏爲恒山王少帝廢後遂立爲帝而朝繼爲恒山王強亦先卒而武繼爲淮陽王嗣又立皇子平昌侯太爲濟川王當平勃誅諸呂時所稱孝惠子者尚有宏朝武太四人故本紀謂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其誅之此少帝乃指宏與呂氏名爲

太子先立爲帝旋被廢死者非一人且諸侯王表內班氏亦以明言強不疑皆高后所詐立孝惠子矣何氏謂當時大臣從而爲之辭非也疑先立之少帝或實孝惠至其餘諸子則皆呂氏子而詐以爲後宮子者耳

漢官制郡曰太守王國則曰內史然漢書列傳所載王國亦得稱太守陳萬年子咸傳徵爲諫大夫復出爲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而翟方進傳則云陳咸擢爲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此內史與太守可互稱也又梁平王襄傳睢陽人犴反其仇與睢陽太守客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按梁

自孝王以來皆都睢陽是睢陽太守當即梁國內史但
內史與相中尉同為王國長吏既云梁二千石則內史
已在其中且狂反為睢陽人太守何不自逐捕而以讓
梁二千石於情事頗不可解竊疑當時憲王欽未封淮
陽尚為漢郡睢陽太守或當為淮陽太守以睢陽人句
相近而致誤亦未可定耳

睢陽梁國淮陽陳國後漢志皆徐州刺史所部

隋書食貨志開皇中杞宋陳亳曹戴譙潁等州水災天子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案文當作五百萬餘石疑脫萬字

後漢書張酺傳酺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敖子壽

封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按前漢張耳傳及侯表
高后八年四月丁酉封張敖前婦子二人壽為樂昌侯
侈為信都侯孝文元年廢地理志信都縣屬信都郡樂
昌縣屬東郡而此云壽封汝南之細陽與前書不合惟
地理志細陽下注莽曰樂慶慶昌音相近豈細陽本有
樂昌之名故莽襲其舊稱而復改樂慶耶又前書表宣
平武侯張敖下稱高后二年侯偃為魯王孝文元年復
為侯十五年薨諡共據張耳傳及史記表孝文元年偃
以故魯王為南宮侯並非仍宣平之封依班氏表例當
於格中大書南宮二字而今本無之蓋傳刻之誤脫也

陽陵侯傅寬史記索隱曰陽陵縣屬馮翊楚漢春秋作陰陵案左馮翊之陽陵縣本名易陽景帝始更名景紀五年正月作陽陵邑募民徙陽陵張晏注景帝作壽陵起邑是也是陽陵爲奉陵縣不應以疏封且傅寬當高祖時封亦在景帝前司馬貞說非是至楚漢春秋作陰陵則項羽本紀有至陰陵迷失道之文孟康注曰縣名地理志陰陵屬九江郡似爲近之

後漢周景傳景爲司空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奏免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東武陽侯侯覽皆坐黜案侯覽傳覽爲

山陽防東人封高鄉侯今云防東陽侯不成文且列傳敘事亦從無無故而舉其人里籍者殆傳刻有誤也又案楊秉傳秉與司空周景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爲延熹六年事時景方爲司空故云初視事至劾奏覽弟參及覽免官瑗削國皆延熹八年事據秉傳及侯覽傳俱稱秉奏不及景且與條奏燕瑗等非一時事而云遂連及中常侍覽瑗坐黜殊爽事實蓋史家欲歸美於景故併後事言之耳

晉書五行志建興四年十二月景寅丞相府斬督運令

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三丈二尺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督運稽留依軍法戮之云云案淳于伯事又見郭璞劉隗傳大畧相同惟志所云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事必有誤褚裒爲康獻皇后父蘇峻構逆時始爲郗鑒參軍其見郭璞筮卦時年纔總角何得有建興末鎮廣陵事考明帝紀稱建興初拜東中郎將鎮廣陵而不言爲後將軍惟琅邪孝王裒傳裒以宣城公拜後將軍志或以名同致誤然傳言裒封琅邪後徵還京師薨亦無代明帝鎮廣陵明文未敢臆定也後漢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人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

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近時毛西河作論語稽求篇引此文以攻集註且引劉昭註云此謂閔子行孝父母昆弟皆化之故人無毀言云云按今監本並無此註文且誤以章懷註爲劉昭註恐不足信

又徐文靖管城碩記引後漢劉茂傳註所輔爲所忠之子而以爲字誤案今監本劉茂傳章懷注云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華所事之後也漢有所忠爲諫議大夫云云並無輔爲所忠之子語文靖不知何據南史何尚之傳論云洗閣取譏皮冠獲謂按皮冠事見本傳洗黃閣事則本傳無之而別見張暢傳

漢書功臣表清河定侯王吸史記作清陽案地理志清陽縣為清河郡下第一縣列侯無以郡封者則史記作清陽為是然志於清陽下又注王都二字蓋景帝子清河哀王乘所都乘立十二年薨無後國仍為郡計哀王受封正吸曾孫不害為侯之時其地既為王國何得又為侯國豈中經徙封而史畧之耶按表魯侯奚涓亡子以高后元年魯為王國故改封也封母底為平侯當亦史記表廣巖侯召歐索隱曰晉書地道記廣縣在東莞巖諡也下又云壯誤按史記表內凡諡莊者漢表皆改嚴侯以避明帝諱壯乃莊字之誤其稱廣巖則又因漢

書而誤

平臯侯劉它索隱曰縣名屬河南按地理志河南郡有平陰縣平縣成臯縣並無平臯縣惟河內郡有平臯縣南字蓋內字之訛甯侯魏邀索隱曰漢表甯陽屬濟南郡按地理志濟南郡有般陽朝陽無甯陽縣史記表龍侯陳署索隱曰廬江有龍舒縣蓋其地按漢表作龍陽侯考楚有龍陽君吳置龍陽縣屬武陵郡當是其地或史記表脫一陽字史記表繁侯張瞻師漢表作平侯繁縣志闕疑當從漢

表蓋卽平縣之屬河南者耳
史記衛霍傳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從至檇
余山索隱曰檇余音桃徒顏師古漢書註曰檇音籌其
字從木案匈奴傳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駒駼驢驢駼駼
索隱曰按郭璞注爾雅云駒駼馬青色音淘塗師古漢
書匈奴傳註亦音桃塗竊謂檇余卽駒駼譯音無定字
故也蓋山多此獸故以爲名耳師古於衛霍傳注作籌
音者非

橐侯陳鍇索隱曰漢志橐縣屬山陽師古曰橐音公老
反按地志山陽郡橐縣臣瓚音拓則當爲囊橐之橐並

非从高从木陳鍇所封史記漢書皆作橐字則從師古
音爲是蓋卽真定國之橐城縣後漢書郭后紀稱真定
橐人則橐城亦可單稱橐耳

後漢張步傳載更始琅邪太守王闔討步不勝及步敗
闔亦詣劇降光武事傳末又附闔傳載其哀帝時爲中
常侍奪董賢玉璽及爲王莽東郡太守歸降更始事獨
不及闔之所終按闔事又見前書佞幸董賢傳并及光
武下詔以闔子補吏事闔之始末已具大略蔚宗特補
班氏所未及故前書已詳者不更復見也

祝茲夷侯徐厲史記作松茲案地理志松茲侯國屬廬

江而祝茲未見徐厲以呂后四年四月封十一年薨而表又有祝茲侯呂榮以呂后八年四月封二侯同時不應並封一地且班氏於表末總數內已明言祝茲在恩澤外戚則功臣表之徐厲自當從史記作松茲爲是恐傳寫有誤耳王子侯表又有膠東康王子祝茲侯延年共王子松茲戴侯霸當是徐厲所封之國王氏十七史商榷漢書地理雜辨證一條云式郡國志作成云本國案左傳衛師入邾杜預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邾鄉作式誤也案前書地理志泰山郡二十四縣有式縣而無邾縣後漢分泰山置濟北國郡國志泰山

郡十二縣無式縣濟北國五縣有成縣蓋東都省式而置成也王子侯表城陽荒王子式節侯憲下注泰山郡劉盆子傳盆子者泰山式人祖父憲封爲式侯章懷注式縣名中興縣廢是泰山之有式縣史文甚明豈得據東都濟北之成縣而遂以西都泰山之式縣爲誤耶關氏節侯馮解散闕字史漢皆無音惟司馬貞云縣名屬安定按地理志安定郡有烏氏縣郡國志作烏枝縣蓋闕可讀烏氏可讀枝音相近也史記趙世家秦韓相攻而圍闕與正義引括地志今名烏蘇城可証烏卽闕音之轉

晉書朱序傳義陽人不著縣名序孫修之宋書有傳監
本作義興平氏人案志平氏縣屬義陽郡與字乃校者
妄改

宋書臧質傳穴從僕射胡崇之領質府司馬澄之副太
子積弩將軍毛熙祚亦受統於質云云澄之不著姓殊
未明白按臧熹傳澄之乃熹孫官太子左積弩將軍傳
卽不書臧姓亦宜有質從子三字蓋傳刻有脫落至積
弩將軍爲澄之官文宜在姓名上而反在下亦不可解
豈澄之別領質輔國府司馬故不著其將軍之官而下
文所謂積弩將軍者乃毛熙祚之官歟

張敞傳敞上封事言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按高
祖紀漢元年四月罷戲下就國韓信道亡蕭何追還薦
於漢王聽其策部署諸將五月卽從故道出襲雍安得
有累歲不通之事故蓋甚其辭以見進言之殊難耳
漢代列侯皆有食邑或以縣或以鄉聚戶數多寡往往
雜見於表傳而其所食之地傳不具載其中因事而及
如溝洫志稱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郿公孫宏
傳稱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爲平津侯
匡衡傳稱衡封僮之樂安鄉提封三千一百頃之類間
亦有之而其他不能備著故侯表於末格內多有書郡

國及縣名以記其食邑所在王子侯表師古注稱侯所食邑皆書其郡縣於下史記索隱稱漢表在某地者是也蓋亦本於有司故籍而班氏因據而書之然考表所列王子侯四百二十七人功臣侯二百十人外戚恩澤侯一百四十三人而未格內有郡國名者僅三百二十一人不過三分之一其間為縣名載在地理志而表失書其郡者甚多即最有名如鄴絳平陽曲逆之類亦俱未之及師古謂其有不書者史失之亦未必盡然且地理志注明侯國者河東陳留江夏廬江東萊豫章各一潁川清河齊郡桂陽零陵廣平各二九江千乘濟南秦

山各三魏郡四常山信都各五平原臨淮各七鉅鹿勃海各八汝南南陽各九山陽十一沛郡十二涿郡十三北海十七東海十八琅邪三十一共一百九十四國而表所書在某郡與志合者止六十二國詳見後他如琅邪之餅稍魏其參封石山伊鄉南陽之安眾博望涿之樊輿清河之東陽北海之軻魏郡之平恩齊郡之北鄉沛郡之廣戚此隨舉一二志明書侯國且於表內或再見三見如廣戚有節侯將元朔元年封又有惕侯勳河平元鼎三年封魏其有嚴侯周止漢六年封又有敬侯成寶嬰孝景三年封又有煬侯昌元封元年封而俱不著其郡名若謂當時侯封已除故不復加標識則其中

至王莽篡位絕者甚多而他國久除者或反有之義例頗不可曉疑其間多有傳寫脫落已非盡班氏之舊觀史記索隱引漢表為証者檢勘皆與今本相符而中所云曲成侯在涿郡建陵侯在東海甯侯營侯在濟南陽信侯在新野隨桃侯在南陽沈猷侯在高苑富民侯在蕪商陵侯在臨淮亞谷侯在河內蓋侯在勃海者則今表俱無其文又外石侯索隱云表在濟南而今表作濟陽杜侯云表在東平而今表作重平東淮侯拘侯俱云表在東海而今表一作北海一作千乘即此可見脫漏及舛異處已不少也今即見在表內末格所書與漢志

參攷之如長羅之書陳留成安之書潁川陽城成陽表作承陽之書汝南紅陽新都復陽之書南陽當塗曲陽之書九江成都之書山陽建成平阿高柴之書沛郡邳菑志作溝之書魏郡安定樂信歷鄉武陶之書鉅鹿平臺樂陽之書常山成臨鄉西鄉陽鄉益昌之書涿郡修市景成之書勃海合陽富平安陽志作安疑之書平原朝陽之書濟南樂望成志作羊石石鄉新城表作土鄉之書北海駟望高陵高鄉茲鄉箕高廣即來昆山折泉博石之書琅邪平曲山鄉建陵東安建陽都平于鄉之書東海開陵高平之書臨淮陽山之書桂陽昌成之書信都此

皆志內明注侯國而表所書郡國與志合者也至侯封
於志爲縣名而表所書郡國與志合者則河東之軻謙
汝南之定陵南陽之冠軍江夏之軻九江之東城濟陰
之秣沛郡之東鄉溧陽鄆魏郡之陰安武始鉅鹿之南
繇常山之鄆涿郡之范陽勃海之重合平原之濕陰勃
千乘之高昌泰山之式齊郡之廣琅邪之昌臨淮之西
平會稽之無錫丹陽之湖熟豫章之海昏西河之蘭廣
平之城鄉是也其表內書在某郡國而志於郡國下無
此縣及侯國名者則河東之幾河內之臨蔡刑東郡之
陽平樂平汝南之安平終弋南利南陽之特轅安道下

鄆涉都汜鄉冠陽廣陽路陵攸輿南郡之尉文濟陰之
宣城邛成黃沛郡之殷紹嘉浮邱陵鄉釐鄉魏郡之界
梁考光蓋胥漳北安檀曲梁平利鉅鹿之昆題甘井襄
隄西梁桃安平常山之遽鄉利鄉清河之轅陽修故涿
郡之將梁薪館陸城薪處曲成安郭陽輿勃海之荻苴
廣山原沈陽平原之牧邱宜成陪高平重志有重邱
縣未必是鉅
合平纂千乘之隨城桑樂濟南之河棊常樂營平長平
博陽高樂爰戚泰山之五據胡毋昌慮齊郡之按道灋
清新時平徐鄉東萊之承父又作承父西陽琅邪之驪茲蒲
龍邱海常麥原洛掖術庸祝茲棗原膠鄉要安房山東

海之雷壁有利東平運平文成翟彭清參驪沂陵平邑
承鄉籍陽就鄉臨淮之扶平臯琅南陵會稽之句容豫
章之安城桂陽之茶陵中山之柏暢信都之東襄廣曉
邯平成陵祚陽長沙之鄒成是也又有表內不書郡國
名而直書某縣及侯國名者如岸頭侯書皮氏騏侯書
北屈下摩侯書猗氏爲河東屬縣成侯書襄垣爲上黨
屬縣安陽侯書蕩陰爲河內屬縣從平侯書樂昌榮關
侯書荏平爲東郡屬縣外石陽城二侯俱書濟陽爲陳
留屬縣親陽昌武瞭亦作三侯俱書舞陽成安侯書邾
湘成散二侯俱書陽城表作周子南君書長社爲潁川

屬縣交遠侯書慎信成侯書細陽博陽侯書南頓成陽
侯書新息爲汝南屬縣若陽樂成義陽三侯俱書平氏
輝渠侯書魯陽新成侯書穰平陵侯書武當平周侯書
湖陽高樂陽新甫三侯俱書新野高武宜陵二侯俱書
杜衍爲南陽屬縣便侯書編爲南郡屬縣爰氏侯書單
父楊鄉侯書湖陵褒成侯書瑕邱爲山陽屬縣孔鄉侯
書夏邱方陽侯書龍亢爲沛郡屬縣翁侯書內黃爲魏
郡屬縣新市侯書堂陽爲鉅鹿屬縣杜侯書重平合騎
平津二侯俱書高城爲勃海屬縣昌水侯書於陵爲濟
南屬縣平州侯書梁父平邱侯書肥成爲泰山屬縣軹

侯書西安爲齊郡屬縣弓高侯書營陵陸侯書壽光爲
北海屬縣安樂宜冠二侯書昌衆利侯書姑幕邳離臧
馬二侯書朱虛高陽侯書東莞扶德侯書贛榆爲琅邪
屬縣臨衆侯書臨原爲琅邪郡下侯國術陽侯書下邳
武陽侯書邳鱸侯書襄賁爲東海屬縣商利侯書徐博
成侯書淮陰樂安侯書潼爲臨淮屬縣樂通侯書高平爲
臨淮郡下侯國丹陽侯書蕪湖爲丹陽屬縣高平侯書
柘爲淮陽屬縣是也又有一侯而可兼食數地者如博
陸侯下書北海河間東郡是也此內志有縣名侯國名
者其卽爲所食之地固顯然可據若表但書郡國而志

無此縣及侯國者按兒寬千乘人師古謂千乘郡千乘
縣蓋郡縣同名者每易相混上所舉
如沛郡魏郡鉅鹿涿郡平原千乘琅邪桂陽諸郡皆
有縣同名表所書未審是郡是縣今姑以郡槩之
司馬貞謂凡漢志闕者或鄉名或尋廢故志不載然此
但言其大略亦不能盡有証據且以志參互求之其牴
牾不合處甚多今爲略舉一二如志原有此縣及侯國
名而表所書乃轉在他郡國者如南宮侯書北海而南
宮縣志在信都國襄城侯平鄉侯俱書魏郡而襄城縣
志在潁川郡平鄉縣志在廣平國軹侯書西安齊郡而
軹縣志在河內郡涅陽侯書齊郡而涅陽縣志在南陽
郡柳泉侯書南陽而柳泉侯國志在北海郡爰戚菑鄉

曲鄉三侯俱書濟南而爰戚侯國菑鄉侯國曲鄉侯國志俱在山陽郡平隄樂鄉廣鄉三侯俱書鉅鹿而平隄縣樂鄉縣志在信都國廣鄉縣志在廣平國蒲領擲裴都鄉三侯俱書東海而蒲領侯國志在勃海郡卽裴侯國志在魏郡都鄉侯國志在常山郡千章侯書平原而千章縣志在西河郡樂昌侯書汝南而樂昌縣志在東郡張侯書常山而張縣志亦在廣平國此皆與志不相應者又如王子侯表既有鄗侯丹而易安侯平下又書鄗既有瑕邱節侯政而褒成侯孔均下又書瑕邱既以縣疏封乃他侯又同食其地又如汝南郡下有陽城侯

國蓋劉德所封而陽城侯田延年表又在濟陽臨淮郡下有高平侯國而王子侯表中山靖王子高平侯喜下表又書平原恩澤侯表高平侯魏相下表又書柘廩侯亦作王援訾次公二人表同書舞陽潁川屬縣而廩侯畢取表又書在南陽湘成侯敞居洛表在陽城而湘成侯監居翁表又書在堵陽同一侯號而所食之地各異凡此皆紛紜錯互難以詳究蓋地理志所據乃元始二年之制其餘割隸析併史文已不能詳而當時侯封之制其所定號名與所賦食邑原有不盡相準疑或有以他縣邑遙封之而食采又在別地者觀武安縣屬魏郡而武

安侯田蚡奉邑食郿潁川屬縣可證又有初封他郡并食別邑徙以減損徙封而侯號如故者觀富平侯張延壽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後上書讓減封邑乃徙封平原并一國可證今恩澤侯表富平侯下書平原與傳合或有所封之地中經移改而仍蒙故號者觀長沙定王子春陵侯買本封零陵冷道之春陵鄉至戴侯仁徙封蔡陽白水鄉而仍稱春陵侯何武封汜鄉侯汜鄉在琅邪不其哀帝褒賞大臣更以南陽驍之博望鄉為汜鄉侯國可證又或所食之鄉聚其名與他縣邑同或封號別取嘉名而其名亦有與他縣邑相亂者觀夏侯勝傳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

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而王子侯表魯其王子惟有寧陽節侯恬是所食在西寧鄉以寧陽為封號而志有寧陽侯國則屬泰山郡又不在東平此亦兩封可以同名之一證又志于南陽郡有樂成侯國而樂成侯許延壽下表又書平氏即南陽屬縣汝南郡有博陽侯國而博陽侯丙吉下表又書南頓即汝南屬縣考樂成節侯丁禮博陽節侯周聚其絕封俱在元鼎以前當必國除後地入于平氏南頓二縣後復析以封延壽吉二人故表書此二縣名而不書其郡又博山侯孔光下書順陽而志南陽郡下並無順陽縣惟有博山侯國班氏自

注云哀帝置故順陽此則縣已改廢而仍繫以故名者
又志潁川郡下有周承休國而表於周承休公下又書
觀字按東郡畔觀縣下應劭注云世祖更名衛國以封
周後續漢志東郡下有衛公國本觀光武更名是周承
休原封潁川光武始改觀爲衛而徙封之此則東都時
制而班氏卽據以書之者大約班氏紀載皆本諸故府
之牘其異同參互之處當時定制原亦有之特史文未
經明著其義又重以後人之脫誤故遂不盡可考見耳
又汝昌侯下書陽穀按今陽穀卽漢順昌縣隋代始置
漢志惟沛郡有穀陽縣又褒魯侯下書南陽平按地理

志無南陽平惟山陽郡有南平陽縣此二條疑皆傳刻
誤倒其文又菑川懿王子臨胸夷侯下書東海按地理
志有兩臨胸縣一屬東萊一屬齊郡而屬東海者乃胸
縣無臨胸疑亦傳寫誤增又中山靖王子陸地侯義下
書辛處志無此縣表有薪處侯在涿當卽其地又菑川
懿王子壽梁侯守下書壽樂高安侯董賢下書朱扶徧
檢無此地名當再考又富平侯張安世六世侯純下書
命恩二字按西京列侯中興後得紹封者周承休以二
王後海昏侯以昌邑王賀後安衆侯以近宗且曾起兵
誅莽故惟張純並無他功有司嘗奏其非宗室不宜復

國而光武以純宿衛十餘年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是純之續封出自光武特詔故云命恩以見非常例也

洪氏容齋隨筆第二卷云戾太子死武帝追悔為族江充家蘇文助充譖太子至焚殺之李壽加兵刃于太子亦以他事族然其孤孫囚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寃而有所不赦乎云云按戾太子傳太子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踢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上既傷太子乃下詔封李壽為邗侯

張富昌為題侯功臣表邗侯李壽以得衛太子侯三年坐為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吏謀殺方士不道誅至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別是一人初為北地太守後族史不著其姓名洪氏蓋與李壽誤合為一又考宣帝紀丙吉外戚傳皇曾孫初繫郡邸獄賴吉得全積五歲乃遭赦吉謂皇孫不當在官使守丞誰如移書送京兆尹不受吉憐曾孫無所歸載以付史恭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會朝請文穎注以屬第尚親故歲時隨宗室朝會是曾孫先遇赦出郡邸獄其後復屬籍收養掖庭亦出詔旨特以衛太子得

罪故未加以封爵耳何得云不釋不問乎但宣紀止言
有詔養視而丙吉奏記霍光則云遺詔所養武帝曾孫
病已在掖庭外家者是出自武帝未命或亦當時顧命
大臣爲之非真武帝意也

男慶循寶森覆校

